

## 為忠義卸甲

### 第一章

今夜明月第一圓潤皎潔，就像忠義發光圓體高高懸掛夜幕，在黑夜中為夜歸或失向迷途的人照引出回家的平安路。

中山路兩側櫛比鱗次的商家餐館，隨消費客潮因夜深而漸漸疏少，紛紛關店歇息；休息為走更長遠的路，為打拚明日生意養精蓄銳。

明聖素食餐館的燈火還明亮著，中年老闆楊威笑容可掬佇立大門躬送今天最後一位男食客。

初次上門光顧的男食客，別有用心領受老闆親切和藹待客之道而滿意步出大門。突然止步轉身，臉現敬佩笑意讚賞楊威：「老闆，你店裡的素食做得精緻好吃，我第一次上門光顧味蕾就被征服，怪不得貴店生意興隆。」

楊威謙恭說：「多謝你的肯定稱讚。素食如果有不理想需要改進之處，誠心期望你指點改善，做出更美味素食服務客人。」

客人說：「老闆以達人身份不恥下問我這個外行人，集思廣義，精益求精的精神是成功的動源。」

楊威真誠的說：「客人上門消費意願攸關生意的好壞，所以呈現給客人的餐食服務一定要最好的，讓客人賓至如歸，經營生意才有機會朝好方向發展。」

客人頻頻認點認同：「老闆經營餐館的理念態度為客人設想，來這裡用餐相對享受高品質服務，價錢又合理。今晚我親身領受，來這裡消費很值得，也在我心中埋下再次光臨的吸引魅力。」接著話題一轉：「不瞞你說，今晚我來此用餐真正目的來求證關於你的事。」

「我的事？」楊威張大納悶訝異的雙眼。

客人驟然解釋：「朋友透露消息給我，明聖素食館的老闆就是十幾年前與警方在武廟發生激烈駁火的軍火大亨楊威，現在已改頭換面轉換人生跑道經營素食餐館，並且經營的有聲有色。我很好奇，特地來求證浪子回頭的消息是真是假，今晚求證消息果然正確。」

「多謝你的肯定。」楊威謙和。

好奇心波動，客人進一步探問：「有一點最令我好奇，什麼因素影響你改變人生。」

楊威沈吟後才說：「有兩個原因影響我的人生，其中之一，」臉上溢漾幸福，指店內走動的女人：「她是我前妻，當年我犯下舉國皆知的大罪後在獄中她跟我離婚。她下堂求去，但並沒有真正離開我，結束夫妻關係重新以朋友身份繼續照顧家庭直到現。」

客人滿臉祝福笑意問：「情緣未盡，為什麼不重新迎娶入門？」

楊威歡愉說：「時機未到。」

客人說：「你的前妻想必是位賢淑優秀女人，才會令你甘心等待。」

楊威臉頰泛起淡淡羞紅，沒有接話。

客人見狀知趣改問問題：「那麼影響你改變人生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楊威慎重說：「這個原因充滿微妙神奇過程，跟關聖帝君有關。」

如果頭腦全是科學邏輯的人，恐怕很理解接受發生在我身上的妙事。」

客人興趣高昂說：「放心，我觀念絕對開放，不預設任何立場，可以客觀聆聽任何超乎想像的事。」

楊威仰望深重夜色說：「時間晚了，這事說來又話長，改天你來店裡我請客，再一五一十與你分享。」

客人急忙說：「請給我一點時間再問一個問題。」見楊威點頭允許才問：「聽說當年你花百萬請世界一流紋身師，在你背部刺一尊精美關公圖像，這傳言是真是假？」

楊威說：「真的。以前在黑社會討生活對關公信仰與現在體認不一樣。黑社會盛行崇拜關公，這種崇拜建立於非法利益時祈求關公保佑平安賺大錢。也藉由關公忠義形象，透過共同崇拜要求彼此忠義相待，團結才會力量大去作奸犯科甚至欺壓良善。這是黑道不明白關公明聖教義下的愚昧邪知邪行。關公乃超凡入聖的神聖，為國為民有情有義的高尚忠義人格，跟黑道逞兇鬪狠時模仿講求的『忠義』南轅北轍。關公的忠義由良心道德出發，黑道的『忠義』行徑卻包藏禍心。從小到大關公跟我的生活息息相關，卻不懂得見賢思齊，直到當年武廟槍戰而大難不死，因緣際會下體悟關公的神聖，深入其信仰學習。」

客人感動說：「不瞞你說，我是『覺世雜誌』的記者。你改變人生的故事充滿導人向善的吸引力，改天可不可以採訪你，深入了解你的故事，然後化成文字跟世人分享。那些徘徊罪惡邊緣的人，有機會讀到你的故事或許懸崖勒馬。」

楊威謙恭說：「如果我的改變有你說的意義價值，很樂意分享改變歷程。」

客人開心說：「一言為定。」

楊威說：「多謝你的認同肯定。」

客人說：「我會盡快與你約定採訪時間，再見！」與楊威握手帶著有所收穫快樂心情離開。

「聊什麼聊得那麼開心？」楊威的前妻華蓉悄悄來到他身邊突然發問。

楊威轉述與客人談話內容及約定。

華蓉喜樂說：「要採訪你改變歷程，很好啊！當年新聞報導你出事令我害怕傷心的負面新聞，現在有機會以嶄新生命面貌登上雜誌呈現大眾面前，勢必令人刮目相看！」

「老——」楊威差點脫口對她重喚老婆昔日暱稱，忽然想起離婚後彼此以友相待的約定，改口輕喚她：「華蓉，今天辛苦你了。」

華蓉說：「你也很辛苦。」

楊威微笑，享受兩人現在關係相敬如賓的距離美威，離婚後情緣未斷，牽繫「發乎於情，止乎於禮」的友誼，彼此照顧及合營素食館，等待兩人感情再開花！

15年前，而立之年的楊威暗中從事軍火走私販賣。蕙質蘭心的華蓉深諳善惡有報的昭彰天理，時常苦口婆心規勸丈夫回頭是岸。

楊威的大男八主義不聽她勸，執著採取鬼蜮手段快速堆積財富突顯高人一等社會地位。

華蓉唾棄這種愚昧虛榮，經常半夜夢醒為相夫失職而自責哭泣，更擔心丈夫遲早要為偏軌行為付出慘痛代價。華蓉無可奈何，將這份擔心轉成殷勤行動力，代替經常不在家的丈夫照顧公婆幼兒，從不假他人之手。

那一年的冬天，楊威再次暗中買通海關人員，將200枝槍械夾藏貨櫃裡走私入關。槍櫃堆放貨櫃碼頭，楊威即將率人前去運走槍櫃。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貨櫃碼頭的制高點，隱藏二名刑警透過望眼鏡監視楊威有白粉筆劃大叉暗號的藏槍貨櫃。一有風吹草動，馬上向負責這次獵蜥計畫行動的警察局大隊長邱武洲報告。

距離楊威領取槍櫃的前一個小時。

寒風吹拂的郊區有一棟二層樓房，環繞樓房的人高磚牆阻隔陌生人靠近探看屋裡狀況，無形中暗示牆外人屋裡居住不尋常的人。

大門前空地停放三輛賓士轎車，二輛小型貨車。樓房二樓裝潢莊嚴神龕，龕桌供奉威武關公神像。神像前排站一群人，以楊威為首，率領廿位手下持燃香向關公神像禮拜。

楊威身為老大，代表眾人向關公神像祈禱：「關老爺，請垂聽第子的請求，保佑我們出門辦事順利，平安歸回。」

祈求完禮，楊威的貼身武將蕭亦泰走出人群，收集眾人的燃香安插香爐。

楊威再次向關公神像合什，率領眾手下要移往一樓大廳，進行運輸槍櫃的工作分配。就當楊威腳步剛移動，穿戴左手腕的佛珠忽然斷線，貴重圓珠撒落地板四散滾動，眾手下通力合作很快撿齊圓珠交給蕭亦泰，眾人面面相覷，心裡飄過一陣莫名怪異的感覺。

不祥之感像沉重鉛塊落壓楊威心上，這一串佛珠是妻子為他特地到寺廟祈求來保平安的。

楊威揮掉不祥之感，指示蕭亦泰將圓珠收進龕桌抽屜，率眾移往一樓大廳，嚴肅吩咐手下：「這次入境的槍枝長短共二百枝，十枝火箭彈，各式子彈共兩萬發，手榴彈一百枚。東西分兩批由小貨車裝載，取貨方式及運輸路線照舊不變。負責貨車的人專心把貨送進倉庫，其它事別管。乘坐轎車的人提高警覺，放亮眼睛，善用你們手中的槍保護貨車取貨卸貨。我們的工作只有一個結果，那就是成功，失敗就留給專門與我們作對的警方。」

屋外一百公尺處的大樹上，一名精銳刑警身穿綠色衣褲隱伏綠葉之間的枝椏，綠衣綠葉相應和幾乎將他合為大樹的一部份。他的眼前緊貼高倍雙筒望遠鏡鎖定屋裡，透過玻璃窗窺視楊威眾人的一舉一動，再以無線電向埋伏另一個至要伏擊地點的大隊長邱武洲回報監視狀況，以利早作伏擊準備。

屋內楊威渾然不知走私計畫早被潛伏他身邊的線人飛虎暗告警方，對手下指揮若定：「現在開始檢查你們使用的槍枝，確定保命槍枝處於精良狀態。」眾手下聽命聚精會神檢查分配使用的長短槍。

蕭亦泰從桌底提起黑色小皮箱放置桌上，開箱取出一把以色列傑

立寇9 4 1型自動手槍。此槍情治人員專用高性能武器，穩定性高，槍身重量約一千公克，黑道份子視為9 0手槍中的極品，也是楊威最愛使用的武器之一。

楊威接過手槍，檢查槍性能後插藏外套下的腰際。從箱裡取出二個滿彈彈匣放進外套口袋，準備就緒詢問手下：「準備好了嗎？」

「好了。」眾手下齊聲回應，迅速武裝心情，進入隨時能戰鬥狀態。

「出發！」楊威令下，取貨行動開始。

埋伏屋外百公尺處大樹枝桠的刑警，從望遠鏡清楚看見屋裡人攜槍開始行動，拿起無線電向大隊長邱武洲通服：「小鷹呼叫老鷹，收到請回答。」無線電回傳「收到」，刑警服告：「蜥蜴群已出穴。運輸工具二輛小貨車，三輛賓士車，車色二白一黑，大蜥蜴楊威坐黑色賓士車，朝目的地開去。」

「馬上撤離，啟動獵蜥計畫。」邱武洲回傳行動指令，刑警下樹撤離。

二輛小貨車與楊威為主三輛賓士車駛離樓房後分道揚鑣，照計畫貨車與轎車分駛不道路避免引起注意。貨車先抵達約定空地等槍櫃運來分裝上車，三輛賓士車尾隨保護貨車裝貨運貨順利。三轎車分乘1 1人，武器配備不遜精銳游擊隊，隨時會射殺前來阻擾的敵人。

在貨櫃碼頭，一輛聯結車載走楊威的藏槍貨櫃。隱伏制高點監視的刑警向大隊邱武洲回報狀況，也收到獵蜥計畫啟動指令，結束監視撤離。

楊威靜靜乘坐行駛中黑色賓士的後座。他力圖不去想卻又控制不住思緒起伏，重覆浮現佛珠斷線珠散的畫面。佛珠斷線時他抬頭與關公神像對視，聖凡四目接觸，關公神像僅乎射來忌惡睛光。

楊威甩了甩頭，試圖趕走不舒服莫名意念。旁坐武將蕭亦泰關心問：「老大，偏頭痛又發作了，吃一粒止痛劑吧？」

楊威搖手示意後望向車窗外，突然，一堆不屬於路肩的長形物體映入眼簾，好像是人？楊威驚訝回頭辯識，確定一個人唐突躺臥路肩，此人再不站起恐有遭車輾斃的危險！

「他可能受傷昏迷？」楊威猜測，立刻吩咐駕車手下小毛病倒車。

楊威下車探看躺臥路肩是位昏迷老人，機車摔倒一旁。蕭亦泰尾隨而至，兩人合力將昏迷老人抬移安全處。

楊威按探昏迷老人的頸脈說：「他還有呼吸，沒有車禍外傷，可能突然病發昏倒。」

蕭亦泰看了手錶擔心說：「老大，我們必須快點離開，再拖下去取貨時間恐怕會誤點。時間要緊，別管這事了。」

楊威回瞪他一眼說：「這人已七八十歲，放著不理他老命可能不保。通知外兩輛賓士調頭，再通知小貨車延時取貨。」

蕭亦泰本想再規勸楊威改變主意，看他認真，不敢再多言按遵他的指示辦事。

另兩輛白色賓士調頭跟楊威會合。楊威吩咐他們：「飛虎，你們車上武器收到另一輛車上，你過來跟我同車。其他三人送昏迷老人就

醫，完事直接轉去倉庫等我們載貨回來一起卸貨。」

三名手下將昏迷老人抬上車送醫院。楊威等人重回取貨行程，廿分鐘加速趕車，他吩咐蕭亦泰：「通知聯結車跟小貨車進場會合轉貨。」蕭亦泰依令快速播出電話。

又過五分鐘趕車，楊威兩輛賓士慢速出現轉貨空地附近。聯結車及兩輛小貨車在楊威等人保護下進入空地會合。

一切就緒，楊威下令：「開始裝貨。」

蕭亦泰向另一輛賓士車裡的武裝同伙比右食指，這是槍枝上膛開始執行保護小貨車裝貨的手勢；再通知小貨車進行裝貨。廿分鐘快速裝貨完成，兩貨車離開。白色賓士超前引導保護小貨車，楊威壓後。四車接進成線照計畫朝人車稀少郊道蜿蜒穿行，避開人群注意通往秘密倉庫。

楊威自以為運貨路線周詳隱密。他信任手下是警方精心策劃安排滲透到他身邊的線人，早已經把楊威走私軍火全盤細節偷偷轉告警察局大隊長邱武洲。暗潮洶湧的警匪對駁火線，已悄悄點燃……

另一方面，大隊長邱武洲接獲線人飛虎的情報，調派百名精銳特警搶先埋伏楊威的運輸車隊郊道兩側樹林裡，分佈範圍200公尺，力圖切斷楊威眾人可能逃竄的路線。

邱武洲忌憚楊威具有恐怖份子的兇殘血液，並且擁有先進強大武器，一旦圍捕駁火殺紅了眼，深怕發生傷亡意外。要萬無一失完成獵蜥計畫，拔除楊威這顆危害社會極大的毒瘤，特地向其它政府行動單位商借二項尖端科技加入獵蜥計畫。有四輛使用人工智慧軟體能自動駕駛及搖控的汽車。車頂搭載可360度旋轉的感應器，車內配置雷達及光達（光學定向測距），定位器等設備。四輛自動汽車加入獵蜥計畫扮演阻路擋彈的角色。

又向軍方商借一架最新型x3帶翼直升機。此機結合飛機與直升機的優點於一體，性能與速度遠高於一般直升機。x3混合式直升機有一般直升機的螺旋槳，還多增兩個固定推進器機翼。半飛機半直升機的設計，能克服直升機飛行時遭遇的阻礙，最高時速可達220節（400公里），速度遠高於一般直升機的130到140節（240到259公里）。

此時x3直升機駕駛接獲邱武洲的指令出動，在鄰近空域巡邏偵察待命火力支援。機艙配置一名軍方提供支援的機槍射擊士。機槍上膛，等待地面傳上來摧毀目標的指令。

黑色賓士車裡的楊威，專注力忽然從保護前方小貨車飄走，佛珠斷線散珠及關公神像的威猛怒眼，再次在腦海清晰湧現膨脹。不安感覺像電擊令楊威莫名忐忑，用力甩頭試圖甩掉莫名不安。思緒轉彎，擔心手下送醫的昏迷老者救醒安全了嗎？

自從出門取貨至今，蕭亦泰第二次看見老大異常用頭動作，納悶老大為什麼在重要行動中一反常態接連甩頭，顯然心事重重。

駕駛座旁的飛虎意外與楊威同車，心情暗潮洶湧，頻頻偷瞄照後鏡偷窺楊威的動靜。潛伏楊威身邊為警方收送情報，線人報酬高，但等一下警方發動突襲圍捕，警匪駁火勢必爆發槍林彈雨，屆時身陷激

烈戰火希望能安全抽身。

推想至此，飛虎緊張偷摸藏穿外套內最新型輕便液態防彈衣。此衣是大隊長邱武洲顧慮他的安全事先轉交他暗穿身上，一旦發生混戰子彈無眼，它能提供部份安全措施幫助逃離戰場。

楊威的四輛走私車隊通過郊道一座小石橋。車隊行經人跡稀少郊道，通行看似平靜安全，兩旁樹林裡早就沿路暗藏警方監視員，迅速向邱武洲回報楊威移動狀況。

邱武洲設定以小石橋為警戒線，車隊已進入可突襲範圍，趕緊透過無線電向佈署樹林裡百名特警下達備戰指令，獵蜥計畫進入一觸即發！

百名特警分編十小組，分散埋伏郊道兩側樹林裡。收到大隊長備戰指令，突襲對象擁有強大火力的軍火大亨，一場硬對硬駁火即將展開。大隊長雖然有戰略智取，也無人敢保證能從極端危險任務中全身而退。緊張手汗滲透黑手套，但又有一股鋤惡榮譽興奮在體內奔騰，即將火力全開殲滅敵人！

走私車隊進入大隊長邱武洲的視線，廿秒後進入突襲點，邱武洲用無線電下達戰令：「各小組注意，蜥蜴群接近，發動獵蜥計畫第一步聲東擊西，出動自動駕駛車擋路。」

戰令下達，邱武洲身旁兩位從其它行動單位調來支援的技術員，手指如飛敲按筆記型電腦，搖控啟動藏匿樹林中四輛可搖控及無人駕駛的自動汽車。車內電腦設定程式啟動，四輛自動車從樹林竄出，二前二後擋阻截斷走私車隊進退路。

走私車隊緊急剎車差點撞連成線。楊威探看車隊前50公尺處兩輛車擋前路，回頭一看，自己車後相同距離也有兩車阻斷後路，驚快拔出自動手槍急喊：「咱們中埋伏了！」

隱藏樹林裡的邱武洲見自動車順利擋阻走私車隊，命令電腦技術員：「搖控車門，聲音連結到自動車上的擴音器。」

技術員再敲按鍵盤搖控四輛自動車開啟車門，狀似有人下車縮躲車門後準備攻擊，車上擴音器廣播警告聲：「你們被警方包圍，放下武器投降。倒數十秒，十……九……」

蕭亦泰急問楊威：「老大，現在要怎麼處理？」

楊威兇殘個性被激起，不假思索怒叫：「我們裡頭肯定有內鬼，殺出去！」

一句殺出去，像興奮劑注入蕭亦泰體內分泌爆量腎上腺素，抓起步槍打開車門，伸出狂暴槍口朝車後偽裝警車的自動車送去一排兇猛子彈掃擊車頭。這是實中藏虛的反擊掩護，趁機閃出車外伏貼地面狂躁掃擊後方阻路車。同時，前方白色賓士車及兩輛小貨車裡的人也動槍朝前擋車發動猛烈攻擊！

警方末射擊一發子彈，楊威眾人驚慌失察陷入邱武洲精心安排聲東擊西之計裡，槍口被吸引拚命掃射阻擋進退路的四輛無人駕駛自動車，四車很就千瘡百孔。

伏擊圍捕戰況的演變，照著邱武洲的妙計劇本在發生。他心急想下令特警展開口袋收攏式的強攻強取，趕快結束火線任務。但事前與

滲透楊威身邊線人飛虎有約定，必須保證線人從楊威身邊脫身才能進行彈雨一般的強攻。若不照約定進行令特警強攻，駁火亂彈無眼，特警恐誤殺線人，那就失信於線人。

邱武洲拋開企圖強攻的急性，依計畫按步就班再下戰令：「前鋒六小組注意，啟動虛張聲勢掩護線人離開。結束通話立即開槍，完畢。」

埋伏於郊道兩側樹林裡的前鋒六小組共60名特警，手中衝鋒槍調整半自動狀態，槍口卻不瞄準50公尺前的走私車隊，反而朝天同心扣動板機。60發強撼子彈貫連價響，彈聲交合成低頻雷吼，吼震得楊威眾人心警膽顫，誤認前後包夾四輛警車還以震撼攻擊。但也不甘示弱急扣板機讓反擊火力更猛！

線人飛虎見楊威等人驚忙於攻擊，趁亂逃進樹林，馬上有特警上前接應他離開。

邱武洲見線人如計安全離開，準備下令特警進行短兵交戰的攻勢。

楊威驚惶中不失冷靜應對，發現警方攻勢有異狀，座車加裝防彈功能，但不可能承接激烈駁火中沒有彈痕。靈機快轉，命令蕭亦泰朝兩側樹林拋擲手榴彈。

蕭亦泰從腰際拿出手榴彈，郊道兩側樹林各送一枚，十秒後轟——轟——兩聲驚人巨響夾帶煙硝四竄，震波震得準備進攻的特警紛紛倒退。前方白色賓士車裡的人如法泡製拋擲手榴彈，震得特警倉皇退避。

邱武洲見進攻一開始就失利，失利引起暴躁咒罵，但還是冷靜下達戰令：「戴防毒面具，丟煙幕彈後加摧淚瓦斯！」

十多枚煙幕彈從兩旁樹林裡拋物線飛出墜落走私車隊之車，四散濃白煙干擾楊威等人視線，接踵而來十多枚摧淚瓦斯。

楊威清楚警察利用煙幕彈、摧淚瓦斯進行掩護要潛近攻擊。摧淚瓦斯使他淚流咳嗽，同時察覺樹林藏伏警察，手槍口轉向樹林射擊。其他人跟進以步槍掃射，樹屑紛飛，再度把特警逼得趴地避彈。特警訓練有素繼續匍匐推進，趁煙霧瀰漫掩護接近目標將之就地正法！

楊威一邊開槍一邊大叫：「飛虎，飛虎，掩護亦泰去小貨車拿火箭彈，把後路擋車剷除！」

沒有飛虎的回應，楊威回頭急叫：「飛虎！飛虎？」依然沒有回應，這才恍然明白氣憤大吼：「內鬼，飛虎是內鬼！」

蕭亦泰急於星火衝向小貨車。跳上小貨車時突感腹部強烈灼痛，看明痛源，一顆警彈在腹部劃過一道撕裂傷。忍痛打開木箱抱起兩把火箭彈及六枚彈頭，速回楊威身邊遞給他一把。

兩人同時將火箭彈裝上彈頭，蕭亦泰發現楊威左手肩流血急問：「老大，你受傷了！」

楊威面有痛色說：「子彈打到輪胎鋼圈反彈打中。」兩人舉起火箭彈，楊威下令：「我射左車，你負責右車，殺出重圍！」瞄準阻擋退路兩車，啟動發射板機，咻咻聲中彈頭激射而出擊中兩車。震撼耳膜的轟轟爆炸聲響起，爆炸威力瞬間撕碎自動車外殼，並炸高車體彈進樹林，退路打通。

兩人迅速換裝彈頭再各自向兩側樹林炸擊，用意嚇阻不在殺警，炸擊威力之大使特警紛紛抱頭低身找大樹掩護保命。

特警的攻擊被迫短暫停火，楊威、蕭亦泰、小毛趁機鑽回車上。楊威急叫：「小毛，全速倒車，衝出去！」小毛將油門踩到底，車子如離弦之箭飛出。這一倒衝恢復走私車隊的行動也跟著倒衝。

邱武洲見狀火冒三丈，精密獵蜥計畫行動被楊威攜帶摧毀力強大的火箭彈打亂。重新急下戰令：「各小組注意，蜥蜴群突破後路，取消迂迴戰術，改為全面攻堅圍剿，一個也別被跑掉！」

佈署200公尺範圍的百名特警火速收攏進攻，百枝槍口狂吼送出子彈形成彈雨夾擊走私車隊。車體輪胎遭到又強又多的彈咬，利彈鑽透部份薄脆車殼射中車內人，中傷者頓失反擊能力哀嚎叫痛，有人當場斃命車內。

走私中隊前三車被蝗蟲過境一般的警彈癱瘓行動倒撞成堆。唯獨楊威的防彈座車位於倒車第一順位，倒衝快速無阻，輪胎躲過警彈追咬，不過警方尖彈續撞擊防彈玻璃已將之擊破射進車內。蕭亦泰以肉身護主將楊威壓護身下，驚恐吼叫：「小毛，快！快！」

小毛重新再踩油門，重踩下油嘴瞬間激噴大量汽油在引擎爆燃產生高級車的大動能，疾速逃離警槍的狙殺，逃命而去！

特警火力全開下仍被主謀僥倖免脫，邱武洲趕緊聯絡在空中盤旋待命的x3混合式軍用直升機加入支援：「直升機注意，直升機注意，大蜥蜴乘坐黑色賓士車逃走，請直升機鳥瞰跟監回報路線，我們隨後趕到結束任務。還有別太靠近目標，大蜥蜴手中有火箭彈可以發動空擊，小心！」

x3直升機領令盤旋偵察陸面逃命的黑色賓士車，鳥瞰角度範圍廣，空繞一圈就發現目標，駕機員向地面邱武洲通報方位。邱武洲率領特警開車抄捷徑追逐而來。

蕭亦泰以肉身護主擋警彈，左肩中彈傷孔汨汨流血，嘴上沒有叫痛聲，但臉上表情隨槍傷痛越趨加烈而扭曲。突然，他發現照後鏡出現追兵，驚恐再度淹沒他而慌叫：「老大，警察又追來了！」

楊威從蕭亦泰腰際解下一枚手榴彈，只要往路中一丟，追趕而來警察勢必進入手榴彈殺傷力範圍。就當他殺心狂起拔下插梢時，突然，腦海浮現自家關公神像威武怒瞪，心一驚，殺心大減，改變主意將手榴彈拋向道路旁，有意讓追兵避開手榴彈的殺傷力範圍知難而退。手榴彈拋出，彈內高爆性化學物質轉勢釋出驚人摧毀力，轟——震波震得追兵頭昏眼花，方向盤紛紛偏離。

x3直升機俯瞰地面發生的狀況，駕機員自告奮勇向陸面邱武洲通報：「大隊長，請准許由直升機機槍手接手射擊目標。」

邱武洲忌憚楊威的回擊火力，若繼續由地面進攻恐怕會發生傷亡憾事，抓起無線電下戰令：「直升機注意，准許空中接手摧毀目標。注意，目標擁有空擊火箭彈，不准低空滯留射擊，採取低空盤旋移動射擊，別讓目標有砲擊機會，行動！」

邱武洲放下無線電，腦袋閃過一計，馬上又抓起無線電：「直升機注意，取消攻擊，放下繩索垂吊雞爪釘，再空撒雞爪釘癱瘓目標行

動，我們陸面尾隨接手攻擊。」

直升機駕駛員有異議回報：「直升機有把握完成攻擊，請准許執行攻擊。」

若非萬不得已，邱武洲絕不輕易讓造價昂貴 x 3 直升冒險，一有閃失對長官及軍方難交待。此時有不用直升機冒險的替代戰術，於是堅持己見：「取消攻擊，放下繩索吊雞爪釘。」

「遵命！」駕駛員關閉無線電後抱怨：「好像婆娘，作事婆婆媽媽的。」

楊威見追兵已放手，鬆了一口氣後又難過問：「其他人沒逃出來？」

蕭亦泰難過說：「都落難了。」

楊威說：「紕漏出大了，國內待不下去，打電話給船老大把船準備好，我們坐船出境，快！」

蕭亦泰聯絡船老大吩咐偷渡出境之事。

楊威的腦海又浮現佛珠斷線畫面，關公神像含帶怒意的眼神，難道不是巧合，冥冥中的神啟警告？」

楊威想起另一事，橫眉瞪眼怒罵：「飛虎出賣我們，等事情平靜一定要回來處理掉他！」

蕭亦泰咬牙切齒說：「一定不能放過這隻忘恩負義的內鬼！」

廿分鐘的逃命趕車，楊威接到船老大回電船已準備妥當。切斷電話，一種低頻嗡嗡聲鑽進楊威逃命中的敏銳耳膜。低頻嗡嗡聲漸漸轉大，從嗡嗡漸轉成轟轟。楊威驚覺不對勁回頭探察來聲，從座位驚跳起來急叫：「糟糕，警方直升機追來了！快，準備火箭彈，飛近就把它轟下來！」蕭亦泰就緒準備攻擊。

x 3 直升機提防火箭彈攻擊，調高性能飛速推升到 4 0 0 公里的極限。高速行動用意讓地面火箭彈難以定點瞄準攻擊，漸漸逼近高速逃命的黑色賓士車。

當 x 3 直升機低空飛近，蕭亦泰肩扛火箭彈伸出車窗外還來不及瞄準，x 3 直升機以 4 0 0 公里高速從上空掠過。蕭亦泰大吃一驚，初次見到飛行這麼快的直升機，驚惶放棄攻擊。楊威同時目睹驚人科技！

x 3 直升機掠過目標，機艙作戰員推開艙門將一箱 2 0 0 枝雞釘往下倒灑，像銀亮大雨滴灑落道路。賓士車駕駛小毛突見這一幕，還來不及明白那些銀亮碎物體是何物，車子已高速輾過碎物。

忽然，砰砰砰砰，四個輪胎應聲而破，灑落路面雞爪釘刺輪胎，車速很快降到龜行，顛顛簸簸逃竄。

楊威急問：「小毛，車子怎麼了？」

小毛探頭了解車況後驚叫：「老大，輪胎都破了！」

楊威當機立斷：「棄車，往東邊山區跑，快！」三人帶起武器棄車往東邊山區狂奔。原本要扛走反擊火力極強的火箭彈，在必要關鍵時刻進行震撼反擊，但火箭彈體積過長防礙快速行動而放棄。

空中盤旋直升機俯盯地面逃竄的三個小人點，駕駛員通報邱武洲：「大隊長請注意，目標棄車朝東邊山區逃竄。」

邱武洲回答：「直升機繼續盯住目標回報逃向。我們隨後趕到。」結束對空通話，另外再下戰令：「調派狙擊小組前來支援，快！」

楊威等人用盡腿力逃到山麓，山上大樹林立容易掩遮逃蹤。楊威驚喜：「往山上逃！」三人拚命往山上鑽竄。

直升機俯視三人逃蹤一清二楚，駕機員見情況不妙，立即通知地面：「大隊長請注意，目標往山裡逃，山樹很多造成空視障礙可能會失去目標行蹤，請指示。」

邱武洲清楚若被楊威三人逃進山樹林立的獅頭山，要在山林進行阻礙重重的山林戰逮捕楊威三人，難上加難，甚至可能失手被免脫。也深怕特警在不熟悉也不擅長的山林戰傷亡，責無旁貸都歸咎自己失策。當機立斷改變戰術：「直升機請注意，直升機請注意，由空中接手任務，摧毀目標！摧毀目標！」

「收到！」駕機員回覆，再通知座後機艙裡的射擊士進入戰鬥。

直升機一圈盤旋空視山林尋找到楊威三人逃蹤，飛到三人前上方橫機滯空飛行。開啟機艙門內有手握重機槍的射擊士將槍口朝下鎖定目標。扳機扣下，大口徑子彈往下瘋狂掃射！

楊威遭遇震撼突襲驚叫：「危險，快退！」碰碰碰碰……瘋狂空射而下的子彈往三人身上招呼，快速移退僥倖避過機槍第一輪掃射。沒有停頓喘息空間，第二輪子彈蜂湧射來，掃斷樹枝樹屑狂飛，三人嚇得魂飛魄散連滾帶爬逃下山。

楊威環視四周找逃路，發現右側山麓矗立一座中型廟宇，趁直升機未殺來，三人逃進廟裡關起厚重木材廟門，氣喘汗流滿臉死裡逃生的驚恐而面面相覷。

廟內走出一位鶴髮耄齡的男廟祝，撞見三人攜帶武器闖進來，身上還有血傷，驚惶問：「你們是什麼人？怎麼把廟門關起來？」

楊威舉起手槍瞄準廟祝恫嚇：「我們在逃命，你要是亂來我就殺了你！」

廟祝驚恐說不出話，蕭亦泰耍狠動用步槍將一旁木椅掃擊得支離破碎，瞪眼怒斥：「你聾了啊！我老大說話你沒聽到啊？」

廟祝驚魂飄盪，囁囁嚅嚅：「聽…到…了。」

楊威逼問：「廟裡還有什麼人？」

廟祝誠惶誠恐說：「我是這裡的廟祝，廟裡只有我一個人。」

楊威施眼色，蕭亦泰、小毛會意進廟後搜查一番，回來向楊威比 o k 安全手勢。

楊威命令廟祝坐在椅子說：「我們跟警察發生槍戰，警方很快會包圍這裡，到時免不了要發生更激烈槍戰。你安份別亂來，我們就不會傷害你。」

廟祝深吸一口氣自我調整惶恐情緒，冷靜看向神壇關公神像說：「關聖帝君會保佑你們，希望你們理性面對警方，衝突會造成悲慘兩敗俱傷。」

關聖帝君聖號在危險當頭傳入楊威耳裡，望向神壇上關公神像，那雙丹鳳聖眼射來威嚴，像高空劈下雷電震撼楊威，打個驚悸寒顫。

「怎麼那麼巧？」楊威驚疑，臨出門前香拜關公後佛珠斷線的畫

面再次浮現腦際，那是祂慈悲的神啟警告嗎？現在被警察圍捕已進退無路，竟然退到祂的神威之下，這是意外？亦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冥冥定數？

楊威百感交集走近神壇點燃三支清香，跪在跪墊說：「佛珠斷線，我想是您要我懸崖勒馬的警告，但貨已入境如箭上弦不得不發。」大大嘆氣：「請您原諒我的愚痴，糟踏您的美意。」

廟祝見機婉勸楊威：「帝君慈悲憐愛眾生，一定會保佑你，請你放下屠刀，回頭是岸。」

蕭亦泰對廟祝咆哮：「放什麼屠刀？回你個屁岸！我老大跟關老爺說話你插嘴什麼人生大道理？」

楊威說：「讓他說完。」

廟外上空傳來直升機盤旋的螺旋槳旋吼聲，追兵已至！

廟祝說：「人沈淪五慾熾盛的娑婆世界，沒有忠孝節義的明燈引導，人非聖賢，免不了會陷入一念之差的憾境。你回心轉意，不要一錯再錯，亡羊補牢的人生會得到帝君的慈悲祝福。」

楊威凝望關公神像感傷喃喃自語：「事情演變到這種地步，還有救嗎？」歇斯底里咆哮。「沒救了！沒救了！回不了頭！回不了頭！」

廟外響起淅淅嘩嘩，大雨滂沱從天而降。蕭亦泰開窗探察雨勢，雨越下越烈，進入傾盆大雨的天況。碰——一聲震動耳膜的巨大雷聲如飛彈在廟宇上空擊爆，震撼驚人！

陷入草木皆兵的楊威被雷吼驚嚇，一時還誤以為警方發動強大火力攻擊。

蕭亦泰驚喜急叫。「老大，現在響大雷下雨，一定會防礙直升機的偵察攻擊。」指著廟祝：「押他當人質，趁雷雨掩護再往山裡逃。」

小毛走近廟窗探看廟外大雨確實有助匿逃，雀躍說：「老大，老天下大雨要幫助我們，趁大雨干擾警方視線，我們快逃！」突然，身體傾搖，背部爆現三處汨汨血洞。緩緩轉過身，雙眼充滿驚恐，摸拭胸膛的湧血，痛苦快速撕裂意識，五官扭曲猙獰說：「老大，我…我…」嘴裡冒出大量血淹沒後面的話，意識慢慢熄滅，身體如斷線傀儡往前傾趴在地。

小毛靠近開窗停留過久暴露行蹤，被包圍而來的特警有機可攻，伏擊三槍斃命！

警方發動突襲剎那間終結一條暴戾生命。血腥畫面刺激廟內目睹者的血液心跳驚快運轉，廟祝驚嚇得手顫腳抖。

蕭亦泰不愧身為楊威最信任的貼身武將，戰鬥反應快速取代好友小毛遭擊斃的驚嚇，著地遲續翻滾閃到開窗下，高舉步槍朝窗外一陣盲目狂掃後關閉廟窗，切斷警方窺視廟內情況的管道。

楊威將小毛拉到牆邊，扶起他的上半身搖晃急喚：「小毛！小毛！」搖晃急喚沒有改變小毛驚瞪雙眼的不甘心死狀。小毛的溫血浸濕楊威的衣褲，忠心跟隨他多年的手下在眼前被擊斃，眼眶潰堤，有驚恐有悲慟的複雜淚水傾落而下！

廟宇外，大隊長率領狙擊小組、特警將廟宇層層包圍。x 3 直升機滯空等待命令加入戰鬥支援。3 0 輛警車併連成半圓形圍堵廟宇，

組成一道擋彈車牆供特警伏擊。

滂沱大雨淋濕警方的衣褲。邱武洲舉起擴音器向躲藏廟內的楊威喊話：「楊威，你已經被警方包圍，不要再做無謂困獸之鬥，趁你還沒犯下死罪，趕快棄械投降！」

廟內蕭亦泰緊緊抱著好友小毛的屍體痛哭，聽了廟外警方的勸降喊話被激怒：「投降？投降？投你個頭！」體內狂怒衝動血液如火山爆發的噴發岩漿，流經之處勢必要破壞摧毀。

楊威意識到蕭亦泰的狂怒已爆發到不顧死活的拚命，才剛要阻攔他，他已放下小毛屍體，抓起反擊步槍向前拉開廟門，狂怒食指扣死板機，槍口煙硝噴散中射出一排又一排子彈鑽擊警車併成的車牆，特警採取迂迴縮躲車牆下。子彈貫穿部份脆弱車體，磨擦出火花像恐懼病毒在避彈特警之間傳染，表情驚慌，紛紛趴地迴避亡命之徒的盲目子彈。

步槍子彈告罄，蕭亦泰攻擊火焰依然熾盛，棄步槍取腰際手榴彈要再進擊之際，邱武洲見縫插針急下戰令：「第一小組將他結束！」

傾盆大雨降低特警的視力。距離蕭亦泰最近的第一小組動作快過於他使用手榴彈，進行俐落突擊；但這一波攻擊因大雨干擾視線勉強朝廟門的模糊人形射亂槍！

蕭亦泰還來不及拔下手榴彈安全插梢攻擊，一陣如亂槍打鳥的警彈構成一張彈網朝他撒撲而來。彈網中兩顆鋤惡子彈射穿他身體往後仰倒，右肩腹部各中一槍，彈傷汨汨冒血，槍傷引發撲天蓋地的灼熱劇痛撲熄蕭亦泰的狂囂怒火。

一記閃雷落在廟宇上空價吼閃耀，閃光穿越窗縫正好篩亮關公神像。威聖丹鳳眼在閃光映現下反射威震八方之光，彷彿帝君乘御閃雷下凡入廟，垂觀這一場正邪不兩立的激戰！

被槍傷劇痛吞噬的蕭亦泰，惶恐六神無主望向關公神像，平時的狂妄在死神巨爪伸抓下蕩然無存。

又一記震撼閃雷加入戰局。楊威趁閃雷干擾視聽冒險衝向廟門口企圖拉回蕭亦泰。啟動幾步，就被數發射中廟門的警彈逼回，搶人失敗，心急如焚看著蕭亦泰。

一枚手榴彈映入楊威的視線，那是蕭亦泰來不及啟爆就被擊倒掉落的。心生一計，撿起手榴彈開啟拋出廟外，十秒過後手榴彈爆吼開極大殺傷力，警方縮躲30輛警車築成的車牆下保命。楊威趁其大亂關閉廟門拉回蕭亦泰。

一起出生入死的手下受重傷命危，楊威泣訴：「亦泰，亦泰，你要撐住，我帶你殺出重圍，咱們一起到國外快活！」

蕭亦泰苦笑說：「老大，我現在又冷又痛，不知道撐不撐得住。以前請仇人吃子彈，看仇人痛到滿地打滾就很興奮，自己中彈才知道……好痛啊！」

楊威的方寸陷入混亂迷宮，進退兩難，淚流看著血流不止的蕭亦泰。

被挾持的廟祝憐憫說：「他傷得很重，救人要緊！」合什看著關公神像：「請求偉大帝君慈悲保佑他！」

楊威對他怒吼：「怎麼救？叫我們投降啊！」

廟祝鎮定獻計：「你不想投降，可以押我作人質要求警方送他就醫。桌上有播音機，可以對廟外警察喊話。」

楊威舉手槍押廟祝前去使用播音機，裝置廟外擴音器廣播他的喊話：「外面的人聽清楚，限你們五分鐘內派兩人進廟將受傷的人送醫，不依我的話做，我就殺掉廟祝！快派人進來！」

楊威押人質前去開廟門，讓警方知道他手中有要求籌碼，然後退到牆角。兩名特警聽邱武洲指示空手入廟，步步驚魂抬走已陷入昏迷的蕭亦泰，楊威關閉廟門。

邱武洲指部屬將蕭亦泰送醫，拿起擴音器向楊威喊話：「楊威，人質是無辜的，請你冷靜別傷及無辜。趁你還未犯下死罪趕快投降，不要衝動把事情擴大到無法收拾的地步。為你的父母妻兒著想，他們還需要你，投降吧！」

廟內楊威破口大罵：「投你媽個頭，我楊威豈可能投降！」氣問廟祝：「你會不會開車？」廟祝點頭。

楊威再使用播音機向警方咆哮要求：「要我不殺人質可以，準備一輛車停在廟前，讓出一條路，等我開車離開到達安全地方自然會釋放人質。五分鐘看不到車我就殺掉人質，然後自殺！」

又是一記驚人閃雷照耀關公神像銀亮威武，讓邪惡無地自容。楊威抬頭與關公神像的丹鳳眼對望，忠孝節義的德行像聖劍刺入他的怒心，身起一陣懍懍顫抖。

楊威甩頭試圖甩掉愧懼。舉槍威脅廟祝：「我需要你幫我離開這裡。出廟門由你駕車，照我的指示走。你照我的話做，我就不會傷害你。」

廟祝說：「我會照你的指示去做。能不能允許我向關聖帝君燃上三支清香？」楊威點頭應允。

廟祝燃點三支清香膝落跪墊，深深凝望聖關公神像默禱：「弟子遭遇大難，懇請偉大帝君慈悲保佑弟子渡過難關。也懇請帝君保佑楊威冷靜面對衝突，懇請帝君垂聽保佑。」默禱上香，帝君的智慧勇敢彷彿隨祈禱入住心中，神色自若來到楊威面前。

楊威面露愧色說：「你我都是信奉關老爺的弟子，今天要不是情況特殊，我不會為難你。」

廟祝說：「楊先生，我儘量配合你，但請你別衝動傷害廟外的警察，他們的家人等著他們平安回家。」

這番規勸觸動楊威的良心按鈕。自己的白髮父母、蕙質蘭心的妻子、可愛稚兒恐怕等不到他回家。廟外警察也有家人等待他們平安回家，將心比心淡化狂熾暴戾，眼裡透出柔光應承廟祝的規勸：「我會控制衝動，只要他們不過份逼我，我也不傷害他們。」

廟外邱武洲照楊威的要求在廟前停放一輛汽車，另外佈署三組狙擊手，等待楊威押人質出廟上車分心之際將他擊倒；三組狙擊手一致回報，滂沱大雨干擾視線影響狙擊準度。

邱武洲無奈仰望雨天嘆說：「老天爺，難道楊威作惡氣數還沒盡？」就在他無奈問蒼天，楊威肩揹一把步槍，手裡的手槍口頂壓廟

祝的太陽穴步出廟門，步步為營移向逃生的汽車。

意外降臨。

當楊威押人質出廟，嚴重干擾狙擊視線的大雨驟然減小，變成細雨綿綿。三組狙擊手透過狙擊鏡瞄準能見度大增，趕緊經由無線電向邱武洲通報：「東位小組能見度升高到50，請准予射擊。」

「西位小組能見度升高到60，請准予射擊。」

「南位小組能見度升高到80，請准予射擊。」

邱武洲也發現雨勢減小有利狙擊，興奮快下戰令：「狙擊手注意，狙擊手注意，目標上車與人質短暫分開空隙，能見度最高南位小組狙擊目標，狙擊失準，北位南位立即支援，小心人質！」

楊威槍押廟祝慢慢移往逃生車。南位狙擊手槍上高倍數狙擊鏡內十字紅點，由上緩緩往下移動瞄準楊威的頭部，判定楊威生死的食指貼靠扳機。此時雖有雨絲干擾，自信訓練有素專業能力能突破微雨障而完成任務。

楊威押著廟祝靠近副駕駛座車門，指示廟祝打開車門。由大轉小的雨勢突然又轉大，朦朦朧朧大雨減低能見度。執行主攻的南位狙擊手隨雨勢轉大而緊張，大雨讓瞄準視線失焦，嚴重削弱狙擊專業能力，目標已成模糊人形，也不確定狙擊鏡內十字紅點是否精準疊放楊威的頭部。

趁大雨干擾楊威加快動作，將廟祝推進車裡命他移坐駕駛座。轉身朝警車築成的車牆連開三槍，造成特警一陣避彈驚慌。這是楊威故意製造的混亂，趁亂要鑽進逃生車。但，70公尺外的南位狙擊手臨亂不慌，食指扣下扳機，砰，子彈射出槍口穿雨而去，目標楊威頭部——

不料，飛行子彈撞散豆大的雨滴，原本要射爆楊威頭部的準度偏移，刺穿車門玻璃，再重重刺進楊威的胸膛！

就像被重量級拳王重擊胸膛，楊威中彈後往後仰摔，站起又摔倒。胸膛劇痛在感覺神經傳導，又痛又怒站起，殺幾個墊底的野蠻殺性飆起，大開殺戒朝特警連續射彈。沒有特警受殃，呸，手槍彈盡，要改換肩步槍上場發威！

大隊長邱武洲反應奇快搶先一步擊發手中90手槍，飛行子彈超越楊威換槍進攻的速度。這是一發散發就地正法的熱彈，鑽進楊威的左上眉，從左後腦飛出！

楊威的意識反應瞬間斷滅，全身結緊的神經肌肉崩潰，十指鬆開，步槍落地，身軀失去頑抗意識的控制支撐，仰倒！

躲彈於車牆後的特警紛紛翻越車牆，蜂湧而上包圍楊威，十多支衝鋒槍口俯瞄著他，有人取走他的武器，有人將他作惡雙手銬上手銬。

邱武洲推開特警上前指按楊威的頸動脈，急說：「他還有微弱生命跡象，叫救護車送他就醫。」鬆了一口氣，歷經多次驚險波折，總算在只有警員受傷而無槍亡的好運下完成獵蜥計畫，瓦解楊威的黑槍企業。

70公尺外的南位狙擊手，自認執行完差強人意的任務。退下狙擊崗位拆解長槍放入箱裡時，強烈納悶翻騰起來。剛才執行任務扣下

板機的剎那，腦海沒來由忽然湧現關公神像，耳內耳鳴一般響起「槍下留人」宏亮聲。多次參與完成實戰狙擊任務，冷靜專注的頭眼協調扣板機食指決定目標生死，但從未像這次進行開槍剎那腦袋出現其它非專業的影音。

怎麼會這樣？

「救命啊！救命啊！」楊威拚命揮舞雙手，力圖要抓住任東西阻停身體不再往漆黑深洞墜落。沒有東西可抓握阻止墜落，「救命啊！」碰！重重落地，「好痛啊！」要站起，四肢扭動掙扎卻癱躺不起。速度加重量的重摔，全身骨骼摔碎。骨碎加頭胸肩三處槍傷的劇痛總合撕裂楊威的忍痛定力，痛得呱呱慘叫：「好痛，救命啊！好痛！救命啊！」

漆黑洞壁浮亮一點金黃光，光點慢慢渲染擴散成巨大金黃圓光。光度加亮，巨大圓光走出一位紅臉，美長鬚，手提青龍大刀，身穿綠色古戰袍的高壯武將，威嚴丹鳳眼迸射精光，威風凜凜俯視楊威。

陷進無助痛苦泥淖裡的楊威痛喜交感的哭求：「關老爺救我！關老爺救！」欲伸出求救手，但手臂卻癱瘓不聽支配。

關聖帝君揮起大刀砍入洞地，黑洞天搖地晃，怒目金剛呵斥：「惡人楊威！」

這聲呵斥之威猛，像響雷震得楊威頭暈耳痛，從求助變成害怕顫抖躺視聖人之威。

關聖帝君喝訓：「你生前作惡多端，這個地獄黑洞正是收容你這條惡魂之地，後頭還有無窮無盡地獄刑等著你！」

楊威毛骨聳然的哭求：「弟子知錯，弟子知錯，請求關老爺救我！請求關老爺救我！」

關聖帝君提起大刀，捋美長鬚：「可惡楊威，枉費你生前敬我拜我，所作所為卻違背忠孝節義。你對我的敬拜出自邪妄私慾，乃要求我保佑你謀取不義之財的條件交換，從不遵行我的忠孝節義，反而以惡為能，忍作殘害，你罪該致死！」

楊威嚇得魂飛魄散：「關老爺弟子知錯！弟子知錯！」

關聖帝君說：「念你萬惡中尚有敬拜聖賢之心，我以你的佛珠斷線警告你懸崖勒馬，但你剛強不仁、狼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種種罪過招致滅身之禍！」

楊威害怕哭求：「求求關老爺給弟子一次改錯贖罪的機會，重新做人。弟子知道錯了！」

關聖帝君說：「禍與福本來無門，要開哪一扇門全是自己作主。你生前積累惡業不僅自取滅亡，甚至禍延子孫。你身後落得狼狽不堪，試問，你在陽世汲汲鑽營所求為何事？作惡苟得財富能帶去輪迴享用嗎？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

楊威悔悟淒慘痛哭：「關老爺，弟子糊塗！弟子糊塗啊！」

關聖帝君說：「可惜啊可惜！你生前的聰明能力可以幫助許多苦難人，但你反而以利己的聰明倒行逆施害人。幸虧你還有良心知錯，

知錯乃超凡入聖的起點。我現身地獄死洞見你，不是因為你生前以私慾心敬拜我，乃是受你臨死前拯救病倒路邊老者的善舉感召。老者因你善念援手得以活命，一時善念救人勝造七級浮屠，耗盡命數得以延長。切記，切記，有機會返陽要作好人，以忠孝節義的風範立足行走世間，彌補過去罪惡。楊威切記重新作人，去吧！」帝君一聲龍吟虎嘯，黑洞震搖，舉起青龍大刀朝楊威劈下，鋒利刀刃砍入胸膛，楊威驚駭大叫，啊——啊——

青龍大刀砍斬罪惡肉軀，楊威驚駭睜開沉重眼皮，環視四周景物從黑暗地獄死洞換景變成以白色為主的病房。頭胸肩三處彷彿有探鑽機在快速鑽探，掀起鋪天蓋地的痛襲而放聲叫痛！

護士聞聲趕來驚喜問：「楊先生，你終於醒了！」

楊威移動身體坐起，連帶引發一陣鐵鏈叮噠聲，這才看清楚雙腳踝環銬腳鐐跟病床鐵柱銜結，堅固限制行動。

護士為楊威注射止痛劑，強烈劇痛漸漸轉緩減輕，楊威的思緒才有機會從痛苦抽轉到現實而疑惑問：「我什麼時候來醫院的？」

護士說：「今天已經第十天了。」

楊威驚疑喃喃自語：「從武廟押人質出來，接著胸膛中槍後不久就摔入黑暗深洞，然後關老爺現身黑洞見我。這一切像剛才發生的事，我怎麼已經在醫院躺十天了？」

護士詫異說：「楊先生，你頭胸肩各中一槍。肩傷是一般貫穿槍傷，左胸槍傷位於心臟處，不過我們進行急救手術時發現你的心臟偏右，奇蹟避過彈擊。最奇蹟是腦部槍傷！通常腦部中彈傷患九成五會致命，存活關鍵在子彈穿過腦部的路徑。子彈穿過你的左腦，幸好沒傷及控制許多維生重要功能的大腦中心神經中樞部位和腦幹部位。不過腦部系統太過複雜，加上你一直昏迷不醒，醫生擔心你的腦部受損嚴重造成腦死，幸好你醒來！」護士忽然微笑：「很奇怪喔，你要甦醒之前我在隔壁聽到你接連喊叫關老爺，弟子知道錯了，救我！」

經護士提起，楊威疑惑在黑洞遇到關老爺的對話及救援，那是夢境嗎？帝君教訓還歷歷在耳，那會是無謂夢境？難道帝君顯靈穿越異度空間救他？

護士說：「我在電視看過你的新聞，外頭走廊有重裝警察戒護你。你昏迷這十天，你的父母妻兒在警察允許戒護下進來看你多次。他們在你耳邊輕喚你的名字，希望喚醒你，但他們都失望離開。現在你醒了，他們知道一定很高興。對了，我得去通知醫生你已醒了。」離開病房。

楊威的淚水隨護士的描述而淌落，無聲落淚。默泣中湧掀起愧疚海嘯將他吞沒，沈落後悔莫及的海底……

十天後楊威離開醫院被警方轉進監獄接受司法審判。他相信有一股神祕力量幫助他死裡重生，誓願珍惜這份神助，要讓生命存在變得有意義！

楊威鼓足勇氣跟出大改變的第一步，在審案期間向法官自首上繳

未被查獲的100枝槍械，繳槍用意不想槍枝落入他手危害社會。此舉悔意意外獲得法官從輕量刑，終結判處20年有期徒刑。

楊威坦然接受過去錯誤人生造成的懲罰，丟棄舊有思想價值觀而走進忠孝節義的聖殿學習，重新瞄準生命新目標——去惡從善！

服刑期間妻子華蓉訴求離婚，楊威沒有責備怨尤，隨緣簽下離婚協議書。華蓉向他保證訴求離婚並非趁他落難棄他而去。離婚結束夫妻關係，重新扮演朋友身份照顧家庭孝順公婆，教養兒子，望他安心服刑重新做人，有緣自然會重修夫妻關係。

楊威從此在獄中努力重整生命，獄日一天一天渡過，也一步一步邁向蛻變之頂。隨著春夏秋冬四季輪迴而漸漸迎向自由，歷經13年獄中洗心革面的淬礪，楊威終於重獲自由，展現嶄新生命姿態走出監獄大門。

離開監獄那天，楊威徒步50公尺後停步轉身，感悟至深回看禁錮他13年的建築物，沒有怨尤，沒有遺憾，反而享有被徹底改造重生的微妙感激。楊威感恩向它揮手道別，從此展開新的人生。

楊威站在明聖素食館前想起往事，一段奇妙轉變的人生旅途，更用心更力珍惜當下蛻變人生……

## 第二章

明聖素食館裡熱鬧座無虛席，廚房端出膳饈供客人大快朵頤享用。楊威、華蓉禮貌熱誠招待客人，提供客人享受賓至如歸的用餐服務。

楊威笑容可掬在餐館門口歡送一對情侶客人離開。正要回館招呼其他客人，發現遠處街道出現一輛廂型車高速駛來。

楊威好奇駐足注意快車的動向。車子嘎然剎停餐館隔壁商店門前，四扇車門開啟，走下來四名手握棍棒的少年。每人臉上展現同一種表情，橫眉瞪眼！過往經驗告訴楊威，這四名來勢洶洶的少年將要引爆暴力突衝。

果不期然，四少年排成一字形走近隔壁商店，像看見仇人脾氣爆炸開來，猙獰大吼大叫，揮動俱有破壞力的棍棒兇猛敲擊商店玻璃大門。棍棒攻擊下店門玻璃破碎成細碎尖塊，辟哩嘩啦撒落滿地。

四少年如兇神惡煞繼續揮棒往店裡破壞，擺設商品棒到即碎，邊打邊瘋狂叫囂：「欠錢還錢！欠錢還錢！」乒乒乓乓，棒到物碎如龍捲風橫掃過境。不到五分鐘，原本擺設整齊的商店就淪陷，一片敗壞狼籍，滿目瘡痍。幾名購物客嚇得尖叫奪門逃出。

商店女老闆是位鶴髮體瘦的老嫗，見四少年入侵破壞，驚急下不怕棍棒揮動的危險，衝進棍棒交織而成的暴風中心拉住一位少年的手臂哀求：「求你們別打了，求求你們！」

少年兇狠怒叫：「妳兒子借了錢不還，連利息也不繳就躲我們。好言好語催了妳三次叫妳兒子出面還錢，到現在連影子也不見。當我們白痴啊！」少年厭惡粗暴推開老嫗，粗暴推力導致老嫗踉蹌倒退跌倒。自然反應雙掌撐地正好按住散落地板的尖銳玻璃，雙掌立即血淋

淋！

老嫗害怕站起，顫抖血掌鮮血一滴銜一滴滴落地板，身心俱傷泣訴：「我兒子沒錢還你們不敢回家，也不理我。我現在全靠這家店作生意賺小錢度晚年，你們討不到錢就將店砸爛，分明逼我走絕路！」

四少年中有位髮染金黃色的少年，瞪大雙眼逼視老嫗吼叫：「不還錢就死給我們看啊！去死啊！死一死這筆債就勾銷！」轉身揮棒擊碎商品洩怒。老嫗登心其它商品再遭擊毀，驚惶抱住染髮少年的腰部阻止他發狠再破壞。

此時楊威躡手躡腳走近。

染髮少年見新購名牌衣服被老嫗血掌弄髒，憤怒像油井爆燃，怒火熊熊，抓狂飆吼：「臭老太婆，不還錢還弄髒我的衣服！」怒髮衝冠推倒老嫗，高舉受憤怒操控的木棒朝老嫗瘦弱身軀揮去，老嫗害怕低身抱住頭！

攻擊老嫗的木棒忽然被外力改變懸定半空動移不了。染髮少年回頭察看究竟，發現木棒頭被楊威抓住。

楊威說：「你們老大要你們來討債，不是叫你們來打死人，討債小事弄成出人命大事，划不來。」楊威放開木棒，扶起受傷老嫗。

染髮少年瞪大怒眼逼問楊威：「你要幹什麼？管閒事啊？」其他少年高舉木棒吆喝助威，染髮少年趁勢棒頭往楊威腹部招呼。棒腹接觸，內臟強烈翻動，楊威痛得抱腹。

楊威昔日在黑道歷經大風大浪，清楚眼前這些初進黑道受人唆使的少年極度血氣方剛，像敏感易爆炸彈，企圖在道上揚名立威而動輒不計代價逞兇鬪狠。

歷經十多年獄中反省改過的洗禮，楊威不再迷信以暴制暴能化解衝突。忍著腹痛，要求自己面露微笑，以柔對剛安撫少年：「我突然出現干擾你們討債是我不對，請你們息怒。關於債務我們可以坐下來好好的談。」

染髮少年嗤之以鼻的說：「好好的談？我們之前好言好語叫老太婆代她那縮頭烏龜的兒子還錢，老太婆根本把我們的話當耳邊風，以為我們是善男信女。不給老太婆一點苦吃，她還真以為兒子借了錢躲起來不還就沒事。」

楊威問：「她兒子欠你們多少錢？」

染髮少年眼睛故意張得一大一小鄙斥問：「你問這個幹什麼？你跟她什麼關係？」

楊威說：「我是她的鄰居。」

染髮少年吼叫：「鄰居，問那麼多作什麼？你要多管閒事啊！」其他少年跟著橫眉瞪眼，只要楊威態度不對，手中棒棍就要重擊他。

楊威面無懼色說：「如果可以，我想代她兒子還清這筆債。」

染髮少年訝異：「你說真的，還是跟我們鬧著玩？」其他少年也訝異瞪著楊威。

楊威說：「我很清楚地下錢莊的行事作風，所以不敢跟你們玩笑。要還多少錢？」

染髮少年喜疑參半說：「連本帶利50萬。這不是一筆小錢，你

還要代還嗎？」

楊威說：「鄰居有難不能袖手旁觀，我代還這筆債。現在先讓我為她的手止血敷藥。」不等染髮少年答應，向老嫗問明收放醫療箱的位置，快速取來為老嫗的傷掌進行基本醫療。

楊威的前妻華蓉久不見楊威出來找他，來到商店外正好目睹脫胎換骨後的楊威，理性處理衝突緊場面。

染髮少年輕拍木棒，高傲凌人問：「喂！你真要代他兒子還錢？」

楊威決定幫到底：「錢由我來還，明天中午請你們老大到隔壁明聖素食館來找我拿錢。」

染髮少年起疑打量楊威說。「你該不會要耍什麼怪花招玩弄我們。你要知道我們老大可是蕭亦泰，是你玩耍不起。」

楊威急問：「你們老大是不是十幾年前跟警察在關公廟槍戰的蕭亦泰？」

染髮少年得意說：「我們蕭老大昔日英勇事情，你知道的很清楚嘛。」

楊威憶起蕭亦泰身為他貼身武將的往事，心起波動，但馬上慎定說：「放心，我會老實還錢不敢耍什麼花招。年輕人，我出自一片好心請你們聽我的勸告，像你們這種討錢的激烈手段遲早會鬧出人命，難道蕭老大教你們這樣討債？」

染髮少年初涉黑道資淺，倒能從對方的表達聽出對方似乎熟悉黑道形態，也許是黑道中人？但年輕高傲不服氣反駁：「我們採取什麼手段討債，關你什麼事？還要你來教訓我啊！」

楊威尷尬陪笑說：「你們採用什麼手段方式求生存確實不關我的事。我只是擔心你們行事手段過於激烈，不小心弄傷人命吃官司，自毀美好前程。」

染髮少年來自家暴破碎家庭，心理失去平衡積滿仇恨暴戾。被黑道吸收無形中將那股仇恨暴戾轉移到黑道的逞兇鬪狠，以惡為能，以致養成弱肉強食還有強者為王的觀念。此時聽到陌生人的關心，訝異盯視對方。

楊威說：「請你們回去轉告蕭老大，這筆錢由我楊威代還。」

「楊威？」染髮少年忖量這名字有點耳熟，但又想不起所以然，納悶率領其他少年離開。

站守門外的華蓉等四少年離去，快步進屋安撫老嫗：「婆婆別怕，他們走了。」

老嫗悲憤泣訴：「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年輕人連老人也欺負，要不到錢就把我的店砸得一踏糊塗，真是可惡啊！」老嫗哭得淚涕溢流。

楊威說：「婆婆請安心，我保證他們不會再來找你麻煩。你的手受傷不輕，我帶你去醫院。」

老嫗憂慮看著楊威說：「醫院不用去。我擔心他們明天去找你要錢，要不到錢他們可能會傷害你。明天你最好迴避他們。」

楊威說：「錢要是不還，再怎麼迴避也沒用，他們不會善罷甘休的。婆婆放心，您兒子欠他們的錢我來處理。」

老嫗張大疑惑雙眼說：「我兒子欠他們50萬，不是50塊，這筆錢不少，怎麼可以由你來還。」

楊威說：「答應他們的事不能反悔食言，要不然事情會沒完沒了。我還有一點能力可以出面處理這筆錢。」

老嫗無奈沮喪說：「你幫忙解決債務，我兒子躲著不出面，我也沒錢還你啊！」老嫗難過搖頭嘆息。

楊威牽起老嫗的傷手，輕聲細語安撫：「我是真心誠意為您解決問題，不要您還錢。倒是我該感謝您願意給我機會幫忙，給我修福的機緣。」

對於楊威這番說辭，老嫗愕然看著他的雙眼，試圖從他眼神判讀所透露訊息的真偽。湛然明清的眼神充滿真誠訊息，但老嫗依然狐疑滿心下向楊威道謝。

楊威和華蓉合力收拾凌亂店內，然後又安撫老嫗一番才離開。

兩人來到自家店門口，華蓉竊喜說：「剛才火爆狀況，我以為你會以過去習慣出手修理四惡少。出乎意料，你改用理性柔和方式化解衝突，你確實變了！」

楊威腹部剛才挨了染髮少年一棒，至今仍隱隱作痛。華蓉可能沒看見這一幕，楊威也就隱瞞此事歡喜說：「跟妳保證我會改過向善，直到讓妳認同我已脫胎換骨，會再娶妳入門，彌補以前虧欠妳的幸福。」

華蓉宛如倒回情竇初開的少女時代，羞赧臉紅，明眸凝現甜蜜光澤回望生命中很重要的男人。嘴上無語，心裡篤信楊威已經由內而外徹底蛻變，成為一位真正沈浸光明中的人！

翌日，中午。

楊威刻意站在店門口招呼客人，順便等候蕭老大到來，也就是十多年前他的貼身武將蕭亦泰。

一輛黑亮高級轎車出現楊威的視線，車子駛進停車格，車門開啟，昨日的染髮少年不可一世的模樣下車，接著是他的老大蕭亦泰。

蕭亦泰突然加快腳步超越染髮少年，喜形於色上前緊握威的手，興奮說：「威哥怎麼會是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回來怎麼不跟我聯絡？」

舊友重逢，楊威也是滿臉歡喜：「回來快兩年了，過得很平安，平安就是幸福！」

染髮少年驚愕傻眼看著兩人親熱交談。楊威這個名字像地雷在記憶區引爆，他是15年前與警方在武廟駁火的地下軍火大亨，也是自己老大的昔日老大。糟了！染髮少年暗叫不妙，昨天還逞兇耍狠請楊威的腹部大吃一棒。這一棒恐怕比打在自己老大的腹部還要來的嚴重，害怕發抖。

蕭亦泰惡狠狠瞪了染髮少年一眼，尷尬摸著楊威腹部說：「這小王八蛋不長眼昨天對你無禮動棒，看我怎麼修理他。」

染髮少年害怕跪地說：「楊老大，我不知道你的身份，我真該死！」

我真該死！」用力自擱嘴巴。

蕭亦泰上前要擱他巴掌，楊威阻止，扶起染髮少年豪邁說：「我身體強壯的很，那一棒沒什麼大礙，事情過去就算了，沒事，沒事！」

蕭亦泰驚訝楊威此時的寬宏大量，完全不見昔日的傲人霸氣。

染髮少年慌怕鞠躬道歉，楊威安撫他才結束尷尬場面。然後引領兩人來到餐館樓上的辦公室，楊威給兩人泡茶。

蕭亦泰好奇問：「威哥現在經營素食館？」

楊威說：「出來就投入餐館的工作，做得還不錯，日子過得平安踏實，比起以前的黑道生活，平凡日子原來是一種幸福。」

蕭亦泰傻楞住了，數秒後才回神說：「威哥似乎變了？」

楊威感悟說：「當年與警方那一戰，死了十個兄弟，你我都在鬼門關走了一圈。尤其是我，死去仗著關老爺的神力救援奇蹟活了過來。這一戰，雖然失去13年的肉體自由，但心靈卻意外找到解脫的真正自由。」

蕭亦泰訝異說：「威哥真的變了，連說話也充滿哲學道理，轉換人生跑道是轉對了。不像我還在靡爛圈子打轉，沈淪！」語氣流露感慨。

楊威趁機規勸：「亦泰請聽我一勸，混黑道不是人生長久之計。當年關帝廟之戰能活下來是我們福大命大，我們應該要有領悟，黑道路一直走下去的後果不是被殺橫死街道，就是觸法進監獄。也許在黑道賺錢容易，但卻時時生活在危險之中，生命失去意義，勸你收手改行。」

蕭亦泰嘆口氣後說：「當年跟在威哥身邊，希望有朝一日能混到跟你一樣風光。當年那一戰我的名氣在黑道打響，關回來再進黑道做事很順利。雖然搞得有聲有色，但比起威哥當年的風光神氣還差一大截。累了，曾經想過退出江湖，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手底下有一票兄弟需要我抽不了身。」

楊威輕拍他的肩膀勸勉：「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有心下決定，一定可以新來過。」

蕭亦泰愧赧沈默無語。

楊威拿出一個牛皮紙袋放在他面前的桌上說：「隔壁婆婆的兒子欠你50萬，紙袋裡有50萬你算一算數目對不對。」

蕭亦泰好奇問：「威哥，請問債務人跟你什麼關係？」

楊威解釋：「非親非故，只是鄰居，鄰居本該守望相助。何況婆婆真的沒錢替兒子還債，再強硬催討婆婆恐怕會尋短。」

蕭亦泰說：「威哥出面，我一定給足面子，這筆借款不用還了。」

楊威回應感謝笑容說：「你珍惜過去的情份給我面子我很高興，不過這筆錢你一定要拿回去，讓事情就此了結。」

「為什麼？」蕭亦泰訝然。

楊威態度堅持：「當年咱們走在同一條路上稱兄道弟，為情義可以犧牲某些利益互送人情。現在你我行走道路已經不同，欠你的人情無法以過去方式回報你。請你把錢收下，算是你成就我的善心。」

蕭亦泰沈吟良久後才說：「既然威哥意思堅決，我只好順從。」

收下錢，然後交還借據本票。

楊威誠懇招喚他回頭：「我打算加開一間素食館，不嫌棄我倆可以合資合營，你可以藉此脫離黑道後有一份正當事業安身立命。至於你那些手下，有意走正途的可以一併吸引安排到店裡工作。你覺得這主意如何？」

蕭亦泰心動說：「威哥，我轉換人生跑道的機會也許就在你的計畫裡，我回去會認真考慮。」

楊威高興鼓勵他：「希望你跟我一樣開啟嶄新人生，歡迎你早日加入覺醒行列。」轉頭鼓勵一旁的染髮少年：「也歡迎你一起來加入。」

楊威送走蕭亦泰、染髮少年，立即來到隔壁商店找老嫗。

當老嫗從楊威手裡接過兒子借錢的借劇本票，感動得雙手發抖，激動跪地說：「你真是個大好人！」

楊威驚慌扶起老嫗，不捨說：「婆婆不要這樣，我承受不起！」

老嫗感動落淚說：「昨天你答應要代我那不孝兒還錢，我以為你為我解危而暫時騙他們的，沒想到你還真的言出必行還他們錢。我活了這大把年紀，第一次遇到你這樣的大好人！」老嫗的感動情緒波動，情不自禁要再跪地表示感謝。

楊威不敢接受長輩的跪謝，何況助人解難乃發自真心不求任何回報，不讓老嫗雙膝落地就將她扶起坐上椅子說：「婆婆，人皆有惻隱心。人與人之間本該互相幫助社會才會祥和，何況我們有緣做鄰居守望相助是理所當然。」

老嫗淌下感動老淚說：「枉費我兒子接受高等教育，像這種作人基本道理卻不懂得做。與人做生意不老實，滿腦子投機取巧的詭計，倒頭來失敗的還是自己，連我那無辜小孫子也跟著在外頭逃債吃苦。兒子不腳踏實地作人作事，我這當母親的要負起教子失敗的責任。」講到傷心事，老嫗的淚水已失控氾濫。

楊威心疼牽住老嫗的手安慰：「婆婆，請您對兒子不要失望。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他一時陷入人生逆境，等到時來運轉會回來孝順您。」

老嫗搖頭嘆息：「難啊！我對這個不孝兒已不再心存任何寄託，只希望他好好養育我的孫子，別讓孫子挨餓受寒就好。」

楊威進而為了安慰老嫗對避債在外而棄母不顧的兒子要有期盼信心，於是向老嫗表白自己棄暗投明的人生轉變。

老嫗聽了楊威的人生轉捩故事，張大掛淚雙眼打量楊威，難以將過往的黑道軍火大亨與眼這個善人連結。老嫗驚訝說：「你讓我開了眼界，浪子一旦回頭做起善事來全心全力！」

楊威說：「以前糊塗走錯人生方向，有機會重新來過，忠孝節義是重建我生命的動力。今天有機緣與您一同解決一件難題，其實也幫助我提昇，向學習忠義再邁進一步。所以請您要對一时有困難的兒子心存信心，不要放棄他。」

老嫗讚嘆：「現在的你善良又謙虛，感謝你今天幫助我，謝謝！」

### 第三章

蕭亦泰經過三天的深思熟慮，也不斷回想當年關公廟死裡逃生的一戰。不想再將奇蹟存活的寶貴生命一直往黑道投資浪費，於是作出重大決擇，大刀闊斧決定離開偏離正軌又充滿危險的黑道，重新跟隨昔日老大楊威追求棄暗投明的新人生。抉擇已定 打電話邀請楊威前來住處，詳談脫離黑道後合資合營素食館分店事宜。

兩人談妥開分店相關細節及資金，楊威開心多了一位加入棄暗投明行列的同道，騎上機車朝回返素食館的路上前進。

五分鐘路程後楊威來到十字路口被紅燈擋下，靜待綠燈亮起再通行。突然，身後傳來一聲令人起雞皮疙瘩的摔撞聲，楊威好奇回頭察看來聲狀況。剛一轉頭，一台排氣管噴著濃白煙的機車從眼前疾速竄過離去。

楊威發現摔撞聲來自於一位年輕女性連同機車摔滾馬路上，趕緊將機車停放路邊，快速上前將她扶起避免來車誤撞。

「他搶走我的皮包！」年輕小姐驚慌指向排放濃白煙遠去的機車。

「妳要不要緊？身體有哪裡不舒服？」楊威擔心的上下察看她有無傷勢。

小姐卻在乎被搶的皮包而答非所問：「拜託拜託，你去幫我追回皮包。」

楊威很擔心她的安危問：「妳有沒有受傷？」

小姐拍身體以示無礙說：「我不要緊，皮包裡有很重要的東西請你幫我追回來。」楊威確定她沒受重傷才放心說：「我去追搶匪，妳到路邊等我。」騎上機車加足油門追逐搶匪。

短時間內搶匪帶著搶來皮包已逃得不見蹤影。馬路四通八達叉路小巷又多，楊威失去目標不知要往哪個方向追搶匪。正困惑無策，看見路面漂浮未散白煙往前拖延而去，那是搶匪機車快速逃竄下排氣管遺留的煙跡。

楊威循著路面淡雲一般的煙跡尋煙而去，在小巷裡忽然右轉忽然左轉轉換巷道以煙追尋搶匪。不久後就發現以為已經安全而放慢車進的搶匪，於是若即若離尾隨搶匪。

楊威衡量眼前情況不宜硬上強攔搶匪，若是出手萬一失敗而引起搶匪驚慌反抗，勢必演變成雙方在鬧區街道橫衝直撞的追撞的追逐，彼此陷入追逐中不可預料的危險裡，甚至有可能不慎傷及路人。決定不急不躁耐心尾隨搶匪，等待適當時機出手制服搶匪。

搶匪持續轉換街道，尾隨的楊威從背後觀察到搶匪的體形明顯瘦小，有利於自己出手制匪時不至於面臨太多的危險壓力。

兩台機車一前一後不衝突地慢慢進入楊威熟悉的區域。楊威急中生智，可以利用熟悉街道抄近路出其不意出手攔倒搶匪。

正當衡量此計的可行性，彷彿掌握賞善罰惡的老天爺有意讓賊星落敗。搶匪轉換方向進入一條老舊長巷，長巷另一頭只有一個出處。楊威非常熟悉長巷內的境況，當機立斷長巷內是出其不意撂倒制服搶匪的最佳地點。於是加快車速繞轉捷徑搶先繞到長巷出口的轉角停車，脫下安全帽佯裝散步路人悠哉的走進長巷，與搶匪正面一步一步接

近。

搶匪頭戴全罩式安全帽，偶爾回頭察看，對於前方走近的楊威不疑有他，準備騎車閃過。

就在雙方擦身的那一剎那，楊威右手掌凝聚勁力，形成手刀攻勢，趁搶匪不備給其喉嚨一記橫劈痛擊！

喉嚨乃人體脆弱部位之一，無預警喉嚨被偷襲，搶匪痛得失去平衡連人帶車摔倒，按住喉嚨滾地叫痛！

「女的？」楊威聞聲驚愕，上前使力就輕易按住扭滾中的瘦小搶匪，強行脫下搶匪的安全帽，露現一張痛苦扭曲的女人臉。

「好痛，好痛啊！」

女搶匪被喉嚨的劇痛貫穿，放聲喊叫來減輕疼痛。

楊威趕快扶起她驚異問：「為什麼搶人家的皮包？」

女搶匪等喉嚨疼痛減輕，急忙把搶來皮包交給楊威害怕說：「皮包還給你，放我走，求你放我走！」

楊威不想讓事情擴大，前後察看長巷無人發現這裡發生的狀況，為她扶起倒地機車停止。

女搶匪越來越害怕，像被恐懼蟒蛇纏住渾身發抖哀求：「先生，求你放我走！我以後不敢再搶人家的東西，求你放我走！」害怕哭泣起來。

楊威過去仰賴犯罪謀取暴利，清楚男人與女人犯罪動機的差別；男人犯罪通常充滿侵略與虛榮野心，女人往往被無奈環境逼迫。眼前的瘦小女人膽敢不自量力扮起搶匪在馬路上搶人皮包，勢必有不尋常原因。

楊威問：「妳一個瘦小女人怎麼敢做這種事？妳吸毒是不是？」

女搶匪淚流害怕說：「我不吸毒，會搶人家東西是不得已，求你放我走，求求你！」

楊威憐憫問：「不得已才搶人皮包，為什麼？」

女搶匪哭得更厲害：「嗚嗚，我沒錢給小孩買飯吃，不得已才搶人皮包要給小孩買飯填肚子，嗚嗚……」

「孩子的爸呢？」楊威納悶問。

女搶匪難過哭訴：「我先生吸毒被關進牢裡，家裡的錢全被他斂毒用光了，我沒錢也沒工作，親人被吸毒先生借錢借怕而不願借我錢，孩子沒飯吃餓肚子，我走投無路才會搶人皮包！」女搶匪像土石崩潰，委屈放聲大哭。

楊威同情等她哭夠收淚才安慰她：「別哭了，再哭下去恐怕會引來警察，到時妳就走不了。我可以放妳走，但以後千萬別再做傷人害己的事，知不知道？」

女搶匪擦乾滿臉淚水說：「我不會再做這種事了，謝謝你放過我。」低頭無奈自語：「孩子已經一天沒吃飯了該怎麼辦？該怎麼辦？」又流下心急無奈苦淚。

楊威憐憫同情她的無助處境，從口袋掏出二千元遞給她說：「這些錢先拿去給小孩買飯吃，明天到中山路的明聖素食館找老闆，他會為妳安排工作。」

女搶匪戰戰兢兢接過錢，滿心感激但也有天下竟有如此好人的疑惑，向楊威道謝後倉惶離開。

楊威帶著皮包趕回搶案現場將皮包交給被搶的小姐。

小姐打開皮包清數財物，眉開眼笑說：「東西都沒少。皮包裡有買米送貧10萬善款，要是被搶追不回來可真對不起捐款人。謝謝你的見義勇為。」探看楊威的身後左右又問：「你是怎麼追回皮包的？搶我皮包的人在哪？」

楊威將女搶匪的不幸處境一五一十告訴她，基於同情而放走搶匪，卻不提起自己送錢的事。

小姐哎喲一聲，憐憫說：「她的小孩一定餓壞了，才會挺而冒險搶我皮包。早知道她處境可憐，我可以另外送她一些錢。她的小孩現在一定很餓，她又沒錢，真可憐的母子！」

楊威微笑讚美她：「小姐滿心慈悲，不但不怪她搶妳皮包害妳受驚嚇，還反過來擔心她。」

小姐伸出手自我介紹：「我叫韓玉，謝謝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楊威與她握手也自我介紹。

韓玉發現楊威衣服胸前印字猜測問：「你在明聖素食館工作？」

楊威淺笑回答：「身上工作服洩漏我的工作。」

韓玉說：「聽朋友說過明聖素食館的東西做得很棒，打算有時間要去品嚐，沒想到還沒光顧就先認識在館裡工作的人。看來我跟你們的素食館很有緣，一定要提早安排時間光顧貴店。」

楊威歡喜說：「小店恭候大駕光臨。」

「一定光臨！」韓玉承諾。

楊威關心再確定她沒受傷，才安心跟她道別。

#### 第四章

翌日，女搶匪站在明聖素食館的玻璃店門前，探頭往店裡張望找尋昨日放她離開的中年男子。探望許久卻不見中年男子身影。店裡客人滿座，人多令她怕生膽怯在大門前躊躇徘徊起來，著急腳步不禁加快，考慮要不要入店尋問中年男子在哪？

她氣惱自己，昨天害怕下失慮沒問明中年男子及素食館老闆姓名，無頭無緒闖進店不知要從哪問起？

在店內服務食客的華蓉發現店門外徘徊的女搶匪，走出店外禮貌招呼她：「小姐，歡迎光臨？」

女搶匪手足無措：「我……不是要吃東西。我……哎啊，氣死人了！」氣急轉身要離開。

華蓉急問她：「是不是有人介紹你來應徵工作？」

女搶匪如獲至寶回身喜說：「對，對！昨天有位長得高壯中年男子介紹我來找這裡的老闆應徵工作。來到這裡才想起昨天沒問清楚中年男子的名字，我才會在店外惱怒走來走去，不知如何跟這裡的老闆說明我的來意。」

楊威昨天回來就跟華蓉提起遭遇女搶匪的情形。華蓉對她的處

境很同情，關心問：「妳叫什麼名字，幾歲了？」

女搶匪說：「我叫曉琳，25歲。」

華蓉說：「妳昨天遇到的中年男子，就是這裡的老闆，妳要來應徵工作的事他有交待。」

曉琳笑顏逐開：「真的，感謝老天爺保佑！」有了工作，孩子就不用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苦日子，高興的滿臉燦爛。

華蓉牽起曉琳的手說：「走，我帶妳上樓去見老闆。」引領她穿越客人滿座的餐廳來到樓上辦公室。

楊威見她到來，放下手上帳本工作招呼她：「歡迎妳來加入我們的工作行列。」

曉琳喜羞交集說：「原來你就是這裡的老闆，昨天你沒有直說，我沒有頭緒剛才在店門口著急不知要找誰接洽，正要離開幸好她出面叫住我。」感激笑看華蓉一眼。

楊威對自己的粗心感到歉疚說：「對不起，是我作事粗心的意害你著急了。」

曉琳滿心期待興奮說：「老闆，我自我介紹叫曉琳。請問老闆，我什麼時候可以開始上班工作？」

楊威體恤問：「如果妳方便，從今天就可以開始上班，方便嗎？」

曉琳雀躍三百：「沒問題，今天我就可以上班。」轉向華蓉請問：「妳應該是老闆娘？」

華蓉微笑搖頭。

楊威深情看了華蓉一眼說：「她是我的前妻，也是現在與我默契最佳的工作伙伴。」

曉琳的腦袋納悶一歪，來回巡看兩人，對兩人藕斷絲連的關係好奇滿心。彼此還處於初識陌生狀態不好意思明問，留待往後熟悉再來探問。

華蓉從曉琳變化表情看出她的心思，沒有解釋，嘴角綻放笑紋引領她下樓去學習工作。

楊威繼續投入未完成的帳本工作，花了一小時完成後下樓準備加入工作。

楊威發現8號餐桌坐著男老女少的兩位客人。女客人引起楊威的驚喜上前招呼她：「歡迎光臨，妳這麼快就來光顧小店的生意。」

女客人正是昨日皮包被搶的韓玉。

楊威親問：「點菜了嗎？」

韓玉說：「菜點了。向你介紹，旁邊這位是我老爸。看你從樓上走下來的悠閒樣子不像員工，難不成你是老闆？」

楊威莞爾點頭。

韓爸看見楊威後，原本和善眼神變得炯炯銳利，宛如掠食動物盯緊獵物。楊威與他含著複雜訊息目光接觸，心裡有數這種對視眼光不是初次見面該有的，銳利目光背後恐怕另有隱情。

「你是楊威？」韓爸問。

韓玉訝異問父親：「咦！爸，我沒向您提起他的名字，您怎麼會知道？」

楊威不認識韓爸，記憶中也沒有他到店裡消費的印象。疑雲頓時罩心，疑惑打量韓爸，希望從記憶網路裡找出關於韓爸的記憶，但搜尋終究徒然。

韓爸從楊威的眼神表情洞悉他的疑惑，故意加重語氣：「不瞞你說，你的過去我調查的一清二楚。」

楊威怔忡打量他，來者何人？

韓玉低聲向韓爸抗議：「爸，您的職業病怎麼又犯了！」臉色極度尷尬對楊威解釋：「對不起，我爸長年在警界工作，無意間就會將工作上的一些習慣帶進生活，有時真令人受不了！對不起！」

楊威坦然說：「沒有關係。其實妳爸也沒有說錯，我曾經荒唐的過去確實會引起警界人員的注意。」

韓玉的好奇像一枚火箭升空，驚訝望著楊威，期待他能自動談論他過去何謂的荒唐。

楊威微笑不語，韓爸語氣轉為和喜說：「我是這區的警局長。當年你與警方在關帝廟那一戰，你中彈後奇蹟的死而復活，我們警界大呼不可思議。自從你假釋出獄，警察署就將你列管下令管轄單位派員長期監視你。我接手這項任務，部屬監視你匯報給我的資料顯示你無違法行為。加上昨日你見義勇為追回我女兒被搶的皮包，在在顯示你已徹底脫胎換骨成為『新人』，恭喜你！」韓爸拋棄警官高姿態，友善伸手與楊威握手表示由衷肯定。

楊威說：「經常有一些人到店裡用餐，陌生面孔卻有一雙暗中偷視我的銳利眼神。我心裡有數，他們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來監視我的便衣警察。不過我不在意被監視，因為我已安份守己的作人作事。」

韓玉噘嘴嘟囔：「爸，您們很過份耶！」

楊威幫韓爸解圍：「不能怪妳爸，我過去確實是個給社會帶來很大麻煩的人物。警方注意我，也是要給治安多負一些責任，讓社會更安定。」

韓爸搔頭尷尬說：「我回去就向上級呈報，經過我韓局長親自出馬的英明調查，證實昔日的黑道軍火大亨已經是棄惡從良的守法百姓。」韓爸忽來的戲謔逗得三人相視而笑，喜悅氣氛像一陣涼爽清風散尷尬雲霧。

忽然，門口傳來一聲唐突價響引起餐館裡所有人抬頭注意。價響來自於一名中年壯漢猛力推開玻璃店門，一瘸一拐走到餐廳中站立，兇悍環視餐館。眾食客與他惡狠狠目光隔空接觸，嚇得紛紛轉頭迴避，怕惹上意外麻煩。

瘸腿壯漢忿怒吼叫：「楊威你給我滾出來！」

楊威怔忡打量壯漢，情緒瞬間緊縮，一段與壯漢逞兇鬥狠的往事從塵封記憶跳躍而出。兩人過去在黑道爭奪利益起衝突，楊威開槍打傷他的右腿造成殘廢。事過境遷，若不是對方出現，楊威已幾乎忘記這件陳年仇恨。今天對方到來，來勢洶洶是尋仇而來。

韓爸拿出手機要聯絡部屬前來制止壯漢滋事，楊威眼明手快阻止他，委婉說：「韓局長請不要叫人來，如果警方介入我和他之間的仇恨，依我對他的了解，他肯定會更加不甘心，事情將沒完沒了。我來

處理就好。」

楊威走到壯漢面前，兩人四目交接，壯漢眼裡有熊熊怒火燃燒，楊威眼裡充滿歉疚，歉疚中已有坦然接受尋仇考驗的堅決。

楊威對壯漢歉疚說：「大頭峰，我們到外面去談。」

大頭峰伸出挑釁食指戳推楊威的胸膛叫囂。「我偏偏要在這裡鬧，讓這裡的人知道你真正的面目！」

楊威知道若再回應，勢必引發大頭峰就地發飆動粗而驚嚇客人，於是逕自走到店外街道引誘他出來了結宿仇。面對突然降臨的尋仇挑戰，滿心歉疚的楊威只能祈禱：「敬愛的關聖帝君，請慈悲護佑弟子擁有屹立不搖的勇氣接受業力現前的考驗。」

大頭峰氣急敗壞掀翻餐桌，客人驚惶四散。忿怒走出餐館來到街道楊威面前，不等楊威說話，當街就朝他腹部招呼一記重拳！

強猛報復重拳在楊威腹部引爆劇痛，痛得身體失去平衡彎腰抱肚，眼冒金星！

腹痛考驗楊威的忍耐力。真金不怕火煉，楊威悔改後重新建立忠孝節義的信念，並沒有被突來野蠻報復撕裂。

大頭峰報復動能再次沸騰噴焰，逼近楊威，右拳同時輸出強勁報復力道擊中楊威左臉頰，打得他頭仰摔倒，口腔破裂，鮮血從嘴角溢出。

楊威的肉體接連遭受傷害考驗。疼痛夾擊他依然很清醒理性不讓反抗怒氣主宰行動，冷靜忍耐讓心靈中光明信仰來引導消解冤孽。

但橫逆考驗像高聳狂潮一波高過一波，即將朝楊威鋪天蓋地襲來！

街道四周圍觀者越聚越多，華蓉滿臉憂色夾在群眾中擔心楊威安危。

大頭峰移動不靈活右癱腿逼近楊威，怒指殘癱右腿咆哮：「這條腿十多年前被你開槍打廢。當年你有勢力我耐何不了你，報不了仇，現在你已是一隻掉光利牙的紙老虎，輪到我報仇了！」

華蓉穿越人群衝進火爆中心扶起楊威，担心急問：「你要不要緊？」

楊威鎮定苦笑說：「不要緊，這裡危險你走開。」

華蓉滿臉憂慮說：「你已經受傷流血了，你先離開，讓警方來處理。」

楊威搖頭，堅持逆來順受說：「當年我糊塗為了黑道利益開槍重傷他，當年種下的惡因如今已成熟，今日他有權利來向我報復。如果再以反抗方式回應他的仇恨，以暴制暴，只會加深他的仇恨，唯有逆來順受才有機會使他消仇釋恨。放心，他應該不會糊塗到當眾殺我。妳離開，讓我來處理。」

華蓉心生歉意望著大頭峰的右癱腿，委婉規勸他：「你要知道，怨怨相報何時了，冤家宜解不宜結。如果你執意要傷害楊威，滿足一時的報復欲，但也害了自己。畢竟我們活在法治國家，請你冷靜三思。」擔心走到一旁關注著楊威。

大頭峰惡狠狠怒瞪華蓉走開，對於她的忠言規勸視為假惺惺的諷

刺，就像汽油澆淋他的怒火，愈燒愈甚，燒出更強的殺意！

楊威擦掉嘴角鮮血，果敢說：「大頭峰，我很抱歉，當年衝動對你開那一槍害你一輩子受行動不便之苦。當年我做錯事傷害你，現在我不會逃避，心甘情願接受你的報復。」

大頭峰齜牙咧嘴怒吼：「報復，我今天來當然要報仇，我一要一你一的一命！」

楊威鎮定的安撫他：「要取我性命容易，但結束了我的性命快意報了仇，快意過後你有想過下半輩子會在這裡過？」

「即使關進監獄我也不怕，今天就是要取你性命！」大頭峰一聲怒吼後從腰際抽出一把銀光刺眼的鋒利藍波刀。楊威盯緊威脅性命的利刀在眼前晃動，驚悸心跳加快！

街道上圍觀這場衝突人愈聚愈多。夾在圍觀人群裡的韓爸見衝突情勢嚴重威脅楊威的性命，身為分局長，又是柔道高手，有責任及空手奪白刃的能力制服持刀鬧事者，決定加入衝突幫助楊威脫險。躡手躡腳繞過人群從大頭峰背面悄悄逼近他，要採取出其不意背襲將他制服。

楊威勇敢面對當年惡行造成的咎由自取，要贖罪心態像鋼鐵。見韓爸要插手突襲而恐將仇恨纏結越打越緊，趕緊向華蓉使眼色，華蓉會意，快步上前硬拉走韓爸。

「幹嘛拉我？」韓爸疑惑瞪她。

「多謝你幫忙解圍，不過楊威堅持要自己解決。」華蓉嘴上說得輕鬆，其實比誰還要緊張，她生命中最愛的男人正遭遇死亡威脅。

兩人交談中，大頭峰舉起藍波刀，勢如一頭怒火中燒的飢餓獅子往獵物猛撲過去，舉刀朝楊威腹部撲刺。這一刀刺勢力道強勁，殺傷力驚人！

楊威全神貫注於藍波刀的動向，刀動，眼明腳快移動閃身，敏捷閃躲讓噬人命的利刀吃空。

大頭峰洶湧報復意念讓肢體爆發出野獸的兇殘，怒念指揮復仇之手瘋狂揮刀刺擊楊威。

楊威東閃西躲閃避刀擊，希望大頭峰從攻擊落空下漸消怒意仇恨。但發現自己的打算錯誤，積壓十多年的仇恨在大頭峰體內揮發滾滾動能，一刀接一刀攻擊，絲毫無手軟跡象。

楊威移動腳步忽然踩亂相拌，身體重心失衡跌倒，大頭峰趁勢獅撲朝他腹部垂刺。華蓉見狀慌驚叫，生死一瞬間的殺戮在圍觀者的臉上畫下瞠目結舌。

這一刀垂刺，眾人以為楊威腹部必受重刺。過去在黑道身經百戰的楊威臨危不亂，就在刀尖以閃電之速接近腹部時身體往左移動，讓奪命刀尖刺腹攻勢撲空，只刺穿右腹側的衣服，然後滾開爬起，重新站穩腳步。

險惡情勢發生於眨眼間。大頭峰不讓楊威有喘息機會繼續施展復仇殺戮，趨前抓住楊威遭刺穿的右腹側衣服，限制他的行動。

「去死吧！」大頭峰渾身蠻力貫注握刀右腕，刀尖條劇毒蠍尾鉤鎖定楊威的左胸心臟處螫刺而去！

能輕易奪人命的駭人刀尖逼近心臟，連帶掀起濤天恐懼淹沒楊威的世界！

意想不到爆發力有時來自恐懼的刺激。破表恐懼刺激楊威的腎上腺素全數傾瀉而出，產生力拔山河的爆發力，雙腳使力往後移動要將身體抽離刀尖的攻擊範圍。

逃命腎上腺素對上大頭峰的五指抓力及刀尖，破衣承受兩股相反拉扯力道，嘶一聲，破衣應聲撕成兩截。阻力瓦解後變成衝力，楊威重心失去平衡往後衝，順勢躲過刀尖的索命之吻！

大頭峰手裡抓著從楊威身上拉扯下來的上半截破衣，憤然丟棄。齜牙咧嘴的兇相如地獄蹦出來的索命惡煞，不將楊威撕碎誓不罷休！

殘留楊威身上的下半截破衣垂掛腰際，上身裸露。十多年前高資聘請世界一流紋身師在背部紋刺的彩色關公像，平時不易示人，此時意外暴露眾人面前；一幅頂級莊嚴作品引起圍觀者驚艷！

躲過復仇者的接連擊刺，楊威意識到再任由復仇之刀肆無忌憚攻擊，遲早會被刺中甚至被重刺喪命。如此一來大頭峰報了仇，卻要面臨法律重刑的懲罰。當年那一槍延伸的禍果有可能毀了大頭峰的一生。楊威於心不忍，決定現勇者無畏的智慧將眼前劣勢轉由自己掌控……

站立高聳激昂復仇浪頭上的大頭峰再次出擊索命刀，刀尖鎖定楊威右側頸動脈刺去，這也是致命的一擊！

冷靜智慧及蓄力待發的無畏力道，在楊威的身心之間同時激發交互揉合形成一股反制力，對抗復仇刀！

刀尖一吋一吋破空而來逼近右頸動脈，就當刀尖逼臨眼前之際，楊威抓準恰當角度敏銳左閃使刀尖撲空，眼睛同時如鷹眼鎖定大頭峰握刀手腕，已蓄勢反擊勁力的右手掌併成手的刀砍中他握刀手腕！

大頭峰手腕忽遭偷襲大痛大麻頓失捉握力，五指自然反射鬆開，藍波刀脫手落地。注意力被手腕疼痛分散，回神要再撿刀攻擊，刀子忽然從眼前快速消失，刀子被楊威搶先撿起。

失去復仇的武器，大頭峰錯愕盯視楊威，癱腿加上空拳根本報不了仇，不甘心的忿忿叫囂：「你真的改邪歸正了嗎？哈哈……看看你現在握刀即將反擊的模樣，跟以前魔鬼樣子沒什麼兩樣。刀子在你手裡來殺我，來啊，不然我還是會再來殺你！」

楊威心有不被挑釁動搖的定見，鎮定自若說：「當年我放任魔性操作人生才會開槍傷你，害你一輩子受行動不便之苦，對你很愧疚！」

「一句愧疚就能彌補你當年魔性下對我的傷害嗎？甘脆再用你手中的刀子殺我，來啊！」大頭峰視死如歸，咄咄逼人。

楊威說：「我手裡握著刀，但現在的我跟過去已不一樣。魔性與佛性只是一層薄膜之隔，過去不明白是非善惡、忠孝節義才會任由魔性引導人生，危害社會。歷經當年關公廟那一戰，因禍得福放棄魔性改過向善，自然偏向光明佛性。所以魔性發作舉起的刀是傷人魔刀！光明佛性舉起的刀是智慧之刀！」語畢，楊威舉刀自刺右大腿，劇痛經由神經快速傳導開來。

楊威咬緊牙根抗衡劇痛，拔出利刀，愧疚贖罪鮮血從刀傷孔汨汨

湧出。贖罪鮮血映入圍觀者眼裡，在臉上灌溉出驚訝與困惑的表情。

華蓉眼睜睜看楊威為昔日江湖仇恨舉刀自戕贖罪，擔憂的吸引，肉體彷彿與楊威同受尖刀鑽肉之痛！

腿傷劇痛震撼楊威的神經細胞，但贖罪勇氣撐起堅韌意志安撫大頭峰：「腿上這一刀，要是由你在眾人面前下手，鐵證如山，法律將會審判你。奪下你手中的復仇刀，由我親自動手，心甘情願為我十多年前對你開的那一槍贖罪。」

大頭峰膨脹到極點的怒意，突然被楊威意外奪刀自傷的行為打亂，盛怒中有了疑惑，但態度依然兇悍呵斥：「你以為自己刺一刀就能讓我原諒你！當年那一槍害我行動從此不便，走在路上別人用異樣眼光看我。十幾年來身心承受的痛苦折磨，你自己刺一刀就想了結？」

楊威將心比心接受大頭峰的怒斥，對他的痛苦感同身受。毅然決然舉起從復仇變成贖罪的刀，使勁往下再刺，刀落刀起，再次朝右大腿刺開第二個贖罪血洞！贖罪鮮血重重震撼圍觀者的視覺，有人驚怕呼喚他別再刺傷自己。

華蓉因擔心害怕而全身顫抖，眼眶淚水滂沱！

怒髮衝冠的大頭峰，怒氣在快速流失，驚疑瞪視楊威，猜測他的認錯贖罪是真是假？也打算趁其不備奪回刀子復仇。

接連兩刀的痛苦大大考驗楊威的忍痛意志，他強忍著痛說：「我願意接受當年對你犯下錯誤的後果。如果這兩刀還不能消除你對我的多年仇恨，可想而知我對你的傷害不是加害者我能體會。如果你心裡還有難消的仇恨，第三刀，就由你來選擇。」

楊威忍耐腿痛移動把刀子擺放大頭峰的腳前，挺直椎脊，勇敢交出生命，願意接受由仇家操控第三刀的命運。是喪命復仇刀下？亦是解怨釋仇？甘願接受當年種惡因如今成熟惡果的震撼考驗。

大頭峰看著腳前的刀子，又看了近在咫尺的仇人，只要彎身抓起刀子往他致命處一刺，陳年仇恨就報了。然而他遲遲動不了手，楊威勇往直前的贖罪樣子像一張撒開的網將他籠罩，復仇強念出現鬆軟訊息。

圍觀者的臉上掛著同一種匪夷所思的表情符號。眼珠像鞦韆快速來回擺盪巡看楊威及大頭峰，緊張冷汗在緊握的拳頭裡冒滾，為楊威將生命交由他人處置的大膽抉擇而擔心；同時希望復仇者能放下心中傷人害己的仇火。

擔心害怕化成氾濫淚水從華蓉潰堤眼眶奔出，害怕大頭峰作出復仇決定奪走楊威性命。

大頭峰拾起復仇刀，刀尖還留有楊威的腿血，目光如炬逼視楊威。緩緩舉起刀子，刀尖瞄準他的頸動脈，空氣開始瀰漫死亡氣息。

楊威盯著索命刀尖如飢餓鱷魚在面前張開駭人大嘴利牙，攻擊隨時會發動。高聳恐懼急促撞碰，深吸一口氣，企圖讓屹立懺悔贖罪更加堅固。棄暗投明後忠孝節義的聖燭在腦中點燃，觀想關聖帝君威武神聖的容顏，將深度恐懼投入神聖之中，絕不退縮，展現堅定贖罪態度。

微妙變化像絢爛彩艷煙火升空，在黑暗殺戮中璀璨爆開，贖罪感

動復仇，寬恕融化仇恨。

大頭峰愣看為贖罪視死如歸的楊威，足以造成極大傷害的熊熊怒火被真誠贖罪雨水慢慢澆熄。贖罪雨水滋潤烈怒沙漠，大頭峰那仇恨的打結想法突然被解開，他豁然體悟，喃喃自語：「我真是笨蛋，大笨蛋，為什麼十多年來頂著仇恨過折磨自己的苦日子？真是笨蛋啊！」

為什麼要這樣折磨自己？為什麼要這樣折磨自己？大頭峰反覆問自己，每多自問一次，就增生一點清明力量放下仇怨重擔。

楊威發現大頭峰的眼神發生昇華，寬恕光澤慢慢取代原本的赤紅殺戮。

大頭峰來回看著手中的復仇刀子及仇人楊威，高舉刀子，內心有掙扎急流奔湍，忽然大嘆一聲，仰天大吼大叫：「算了！算了！咱們的仇恨從此一筆勾銷！」使勁丟下刀子，讓陳年仇恨隨刀子落地而劃下句點，轉身一拐一瘸蹣跚離開，將折磨自己十多年的仇恨拋棄背後，永不再提！

楊威為贖罪撐起強韌的忍痛意志，隨大頭峰的釋仇離開而分崩離析，接連遭受刀創的右腿支撐力也跟著瓦解，跌坐地上。

華蓉哭奔趨前扶著楊威，韓玉上前幫忙止腿血，韓爸打電叫話叫救護車。四周忽然響起熱烈掌聲，圍觀者被楊威當眾認錯贖罪勇敢態度感動，不約而同回應敬佩掌聲……

## 第五章

一個月後。

楊威的腿傷已癒合，行動恢復如初。今天他心情異常雀躍，開車約請華蓉上車，神祕兮兮說要載她一個甜蜜的地方。

「要去哪？」華蓉好奇問。

楊威嘴角揚起賣關子的笑紋，一路上任由華蓉不斷好奇追問，車內因此瀰漫甜味猜疑的歡樂氛圍。廿分鐘後，車子來到兩人熟悉的海岸燈塔下。

兩人下車，夏季海風迎面徐徐吹來。楊威牽起華蓉的手感性說：「記不記得當年我倆在燈塔下，我對妳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華蓉害羞臉紅，低頭輕聲回答：「當然記得。」

楊威深情似海凝視她說：「那妳還記不記得當年我在這裡對妳說過的話？」

「一輩子忘不了。」華蓉臉紅嬌笑。

楊威渾身充滿期待快樂細胞說：「我想讓美好事件在相同地點歷史重演，好不好？」

「不知道。」華蓉害羞，重溫起當年在燈塔下的美妙感受。

楊威溫柔輕按她的雙肩說：「不知道沒關係，我非常樂意重覆當年的話給妳聽。首先要感謝妳有情有義對我，雖然在我落難時跟我離婚，但妳依然沒有離開守護這個家，直到我出獄。」溫柔微笑：「我要重覆當年的話給妳聽。」

「我不要聽。」華蓉忸怩捂住耳朵故裝不聽，其實盼望這件事已久。雖已到中年，頓時羞嬌如一朵迎風搖擺的紅花。

楊威揮灑醞釀已久的勇氣，高聲對燈塔對岸堤防的幾位釣客呼喊：「你們希不希望她再嫁給我？」

眾釣客將目光從海面轉離，傻愕不解眺視兩人。一釣客錯愕高聲回應：「你說什麼？」

楊威興高采烈提高分貝：「我說，你們希不希望她再嫁給我？」

眾釣客相視而笑，無緣無故冒出一對怪異唐突的中年情侶，將終生大事草率丟給他們作決定。眾釣客有成人之美的默契，一起回喊：「小姐，請妳趕快答應他的求婚，要不然他再大吼大叫下去，魚會被他嚇跑。」

華蓉嬌羞之際童心大起，調皮調侃對岸眾釣客：「我答應再嫁給他，同時也祝福你們今天釣不到魚，不殺生才能種善因修福報。」

眾釣客不以為忤相視大笑，一釣客笑著揶揄兩人：「我們真是好心沒好報，別再打擾我們釣魚，趕快去結婚吧，祝你們白頭諧老！」

楊威和華蓉開心回謝眾釣客，幸福牽起手坐回車內。車子啟動離開，楊威握緊方向盤謹慎駕駛，彷彿謹慎操控人生方向盤，載華蓉駛向以忠義存心、修善造福的真理康莊大道……